

THE COMMUNIST

第七
日

黨 產 共

一第
次月

角 一 價 定

日 七 月 六 年 一 二 九 一

號 五 第

編

言

我們共產黨在中國有一大使命：一是經濟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

我們中國經濟底組織及狀況，在世界各文明國中，不用說是很幼稚的了；但是這幼稚的經濟底組織及狀況，一方面固然是悲觀，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樂觀。樂觀在那一點呢？正因為他們的組織及狀況很幼稚，改造起來不像歐美那樣傷筋動骨。現代的經濟變動是世界的不是國別的了，大家不要妄信經濟組織及狀況幼稚的國家仍然應採用資本制度，同一起首創造，不必再走人家已經走過的錯路了，這就是我們共產黨在中國經濟的使命。

君主政治的滋味，世界各民族中，總算我們中國人嘗得最足了。代議政治在中國雖說試驗底歲月尙淺，而就一般的教育缺乏及中上階級之腐敗無能力看起來，代議政治在中國比在歐美更為無緣。所謂國會省議會縣議會，無一不演出種種怪狀醜態，簡直到了末路了；所謂「議會黨」的先生們，在人民頭腦裡比鴉片還臭千百倍。什麼武力統一，最好也不過像民國元二年光景，什麼聯省自治，不過是武人割據改換了一個名稱。試問南北各派政黨，那一派免了鼠竊狗偷，那一派有改造中國底誠意及能力？全國民在這徬徨歧路之中，那一派人是用光明正大的態度，挺身而出，硬起鐵肩，當這這改造政黨改造政治改造中國底大責任呢？這就是我們共產黨在中國政治的使命。

告 勞 動

T S

勞動諸君，你們的困苦你們自己都知道，不用我說了。你們的困苦也決不是枝枝節節可以解決的，現在要緊要奉告諸君的，就是各地方各行業之勞動都必須知道必須遵守的兩條大義。

第一條大義是階級的覺悟。糧食是諸君種的，布帛是諸君織的，衣服是諸君縫的，房屋是諸君蓋的，礦山是諸君開的，一切車船機器無不是一是諸君造的，全世界的東西都由諸君做成全世的權柄都應該歸諸君執掌，現在諸君却爲什麼還這樣困苦呢？諸君知道諸君的困苦是從那里得來的嗎？不用說了，諸君的困苦是從諸君都是一個被僱的勞動而來的。土地機器房屋那等生產工具都歸資本家私人占有了，諸君要做工糊口，而沒有土地機器房屋等工具，所以不得不把力氣賣給資本家做他的僱工。資本家給僱工的工錢僅够糊口度命，其餘大部分利益都歸到資本家的荷包，因此資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勞動者一天窮似一天。諸君困的苦就是從這裡來的。諸君想要免除困苦，非把

資本家私有的土地機器房屋等生產工具改歸勞動界大家公有不可。這件事卻不是少數勞動可以辦得到的，並且不是一些主張不同方法不同各個自由奮鬥的散漫團體可以辦得到的。必須各地方各行業之勞動都覺悟到各行各業的僱主資本家是一個階級，各行業被僱的勞動是一個階級，這兩個階級的利害是永不相同的。資本家階級組織了政府國會，有了這些權力，所以才能够壓制勞動，所以才能够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勞動向來沒有組織，不能團成一個階級，所以顯不出你們的威力，所以才永遠是困苦的僱工。因此可以知道非把各地方各行各業的勞動組織成一個階級，決沒有反抗組織強大的資本階級的力量。沒有反抗資本階級的力量，決不能將資本家私有的生產工具奪歸勞動界公有。生產工具不歸勞動界公有，勞動的困苦決不能免除，這就叫作階級的覺悟。

第二條大義是革命手段。自古到今，所有的國家政府國會，都是貴族資本家中等社會爲他們自己階級的利益

而組織的，與勞動平民沒有關係，所以勞動平民的困苦，他們向來不聞不問。這也怪不得他們，只怪勞動自己沒有階級覺悟，沒有能力建設自己階級的國家政府國會，來解決自己的困苦。減少工作時間自然是勞動應該要求的，但時間雖然減少，若是工作上加增了煩重，仍和不會減少時間一樣。加增工錢自然也是勞動應該要求的，但物價跟着工價漲了起來，仍和不會加增工錢一樣。所以這

奪取政權

產

社會改造！社會革命！這種思想，這種呼聲，這種運動，最近就是在暮氣沉沉的中國，也如旭日東昇一天天地高起來了。因為處在這樣惡劣，殘忍，恐怖，煩悶的社會狀態，社會組織之下，假若還不知道起來革命，改造，那真是感覺麻木，差不多和木石一樣了，中國人既然也是人類，也有感覺，也有理知，當然也就忍不住現有社會底壓迫，要講，點方法來改造他，所以現在社會改造的呼聲，運動，乃是時代底要求，現有社會底產物，不但

(3)
不是甚麼洪水猛獸，反是救人濟世的福音！

等枝枝節節的要求，決不是免除勞動困苦之根本方法。

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方各行業的勞動都有了階級覺悟，大家聯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去組織勞動階級的國家政府國會省議會縣議會去解決勞動自身的困苦。貴族資本家中等社會的國家政府國會省議會縣議會，決不能解決勞動界困苦，勞動界決不可依賴他們，所可依賴的只有你們自己的勞動革命軍。

無懈

但是改造這種事業，並不是開口來只管說，閉着眼睛亂去運動就可以成功的。第一，要問我們究竟要向着甚麼目標去改造？第二，要問應該怎樣去改造？換句話說：就是第一要定改造底目的；第二要講改造底手段。沒有目的改造固然毫無價值；歸的而不講確實的手段。沒有目的的改造運動，固然是毫無價值；目的既定而不講確實的手段去一步一步地實現，這種目的也是空想的，拿來自慰，解悶還可以，要來實行改造社會那就沒有用了。

我們應該向着甚麼目的去改造？關於這個問題我已在

本誌第一號「俄國共產政府成立的三週年紀念」一文中說明

中國要照着共產主義原理去改造，又在本誌四號內的「

我們爲甚麼要主張共產主義？」一文中把我們所主張的共

產主義和無政府共產主義區分明白了。做一句話來說，

就是我們以共產主義爲我們改造底目標。現在這裏要說

的，就是改造的手段。

我們應該用甚麼手段去改造？我答道：第一就是要奪

取政權！

奪取政權這個問題，本來沒有特別作文說明的必要，

因爲他是實行共產主義的唯一手段，我們既然主張共產主

義，當然要從奪取政權入手，這是不待多說已經明瞭的事

。然而中國現在還有兩派號稱社會改造的人，標榜社會

活動，諱言政治，來反對主張奪取政權的，所以我現在不

得不說一說奪取政權的必要。

這裏要先申明一句的，就是我所說的奪取政權，并不

是說用甚麼議會主義去和有產階級鬼混，想在政治上分一

杯羹，乃是說要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有產階級，把政權奪

到無產階級的手上來。

那兩派口說言政治？是一般稍有覺悟的青年；一是

無政府黨人。我現在把他們分頭說起來。

我也不用甚麼高深的學理來反對他們，也不把馬克斯

，列甫底話搬來作論據，單只平平凡凡地就實際上來論斷

他們底理想是空想而無實現的可能性。

現在一般稍有覺悟的青年，看見十年來共和政治鬧得

亂七八糟，社會事業因而停滯，遂對於政治失望，以爲政

治是靠不住的，要以社會活動來改造中國，于是有提倡從

下面改造起，以爲下面的基礎穩固，上面的政治自然要好

的；有提倡部分的改造，以爲各部分若都改造了，由各部

分即合成的全部也自然要好的。其實這種想法，乃是大

錯特錯，果真能如他們底願，下面確實都改造了，上面的

政治，能如他們底預料，自然要歸于好，也未可知；果其

能如他們底願，各部確實都改造了，以各部內合成的全部

，能如他們底預料，自然要歸于好，也未可知，但是設若

下面不能如他們底願得達到改造的目的，上面究竟怎樣辦

？各部分不能如他們底願得達到改造的目的，全部又怎樣

辦？然而實際上確是這樣。上面的政治沒有改造，「實

際」這位老先生，是不許下面得完成改造的；不從全部改

造下手，「實際」這位老先生，他是不許各部分能完成其改

造的，讀者不信，我試從政治，社會那方面說來。

先就政治方面來論：我們既生活于現有的政治之下，

那末一切的活動，沒有不和政治有關係的。設若我們能

幹不管政治，去到各方活動，改造，政治也不來管我們，

讓我們去活動，改造；那末，我們就可從別方面去改造，

共一

誰還一定說硬要從政治改造起呢？但是我們雖然不願意去

管政治，政治却要來管我們；就是我們雖然不去反對政治

，政治却要來反對我們；我們雖然不去破壞政治，政治却

要來破壞我們，政治決不因爲我們不去管他，他就不管

產

我們了。那末，我們去做那一件事，可以脫出政治底勢

力範圍呢？所以你要去辦一種社會事業，他不是來妨礙你

，使你不能成立，就是來阻止你，使你不得發展，甚或把

你苦心經營，著有成效的事業，連根帶株一起打翻。即

使他不是專門地來摧殘，而他所生的惡影響也足以使我們

一黨

底企圖不能成功，現在舉幾具體的例來證明：設若你要

去辦學校，立醫院，他們打起仗來只要兩炮就將你底事業

化爲灰燼；你要去辦報紙，設若稍觸他們底忌諱，不是即

(5)

刻轉閉，就是禁止郵遞；你要去辦工廠，開礦山，他們就

要先把你底資本敲去一半，此外還要時時孝敬，你若想去

教育人材，他們不是停辦學校，就是積欠薪水。總而言

之：現有的政治勢力，設若不根本推倒，無論你用多大的

力，在那一方面活動，他不是站在你前面來阻攔。就是

跟在你後面去破壞，在這種破壞勢力底下面，請你去從下

面改造！請你去從各部分改造！所以我們設若不把現有的

政治勢力打倒，把政權奪到無產階級底手上來，以排除各

方面改造的障礙，絕對達不到改造的目的。反過來說，

就是設若把現有的政治勢力推倒，把政權奪到無產階級底

手上來，就不獨可以免掉政治上的種種障礙，並且可以得

政治上的種種幫助。但是我并不是要大家都不要辦報，

都不要辦學校，卻來搶奪政權的，我底意思是至少也不可

忘記奪取政權的必要，至少也要一部分人來獻身于這種活

動。我又不是說把政權一奪取到無產階級底手上來，一

切社會事業都自然而然地要歸于好的；我是說設若現有的

政治，讓他照這樣繼續下去，一切社會改造，都是做不成

功的。所以我奉勸各位抱改造志望的青年，切不可隻視

政治，切不可爲奪取政權，乃是陰險政客，卑鄙官僚底

行爲，我們要結合無產階級底全體，用革命的手段，來奪

取政權，以爲改造底第一步。

(C)

再論設若我們不先奪取政權，現存社會要使我们底改造不成功。因為現存社會底一般心理，習俗，都是和我们底改造相反對的，不信試看下文。

要論一般社會對於改造是甚麼態度，先要論改造對於一般社會應取甚麼態度。這個問題未免太滑稽了。因為既然說改造社會，當然對於社會取矯正，打破的態度，還能取順從的態度嗎？話雖這樣說，然而有許多自命為社會改造的人，而怕拂逆社會一般的惡因襲的。他們拿着一

取

中國不適於……」這句話來反對一切。你既主張土地公有，他就說「中國農民不適於共產制度；」你主張勞農專政，他就說「中國人民不適於勞農制度。」中國人民是否適於

政

共產制度，勞農專政，暫置不說，但是我們既認現有的風俗，習慣，制度有不好的地方，我們就要來把他破壞了，而創造一個較好的新的，斷不能因為社會喜歡這個舊的，不適于新的，就仍舊地不管他，譬如一般社會心理是習于保守的，我們就決不能怕反逆社會一般心理，而不來鼓吹

一權

進取；社會一般心理是只顧目前，我們就決不能怕反逆他而不來鼓吹圖久遠。總而言之：對於舊社會，要取打破的態度，決不能取迎合的態度。決不能取迎合的態度，那

末，我們要改造，就無往而不遇反對了——積極的或消極的。我們要去開礦，他們就說破壞了風水，取積極地態度來反抗；去鄉村去辦學校，他們說是教洋書，不送子弟來入學。這些從社會心理，迷信而來的障害，只要有點實地經驗的人，沒有不感覺痛苦的，記得我們鄉村有幾位熱心的師範生，把村內的一個甚麼廟，費了多少心血改為學校，不幸五六月間接着一個多月沒有下雨，于是農民就聚衆圍那個學校，說都是他們菩薩趕走了，以致菩薩作怪不肯下雨。其結果不獨學校被拆毀。連辦事的幾個人，差不多有性命之憂。諸如此類，社會的因襲，妨礙種種革新改造的勢力，比較政治的還要大。但是我們怎樣來排除這一切反對和障害呢？用教育去開化嗎？這固然是好的，然而他們不來受教育你便怎樣？去演講勸導他們嗎？這也是好的，但是他們不來聽，或聽而不行，你便怎樣？所以于教育以外，還要講個積極地強迫手段來行，這個手段就是用政治上的勢力來壓制，要做一種革新事業，若要等到全社會都覺悟了，樂于從事，而沒有一個人反對的時候才敢着手行，恐怕人類底歷史，早在幾千年以前就停滯了。一般社會上的人，差不多都是偷安因襲的，沒有

一種勢力在後面逼迫，他們決不肯動的，豈但不動，還要來積極地反對。我聽說南通底教育，實業，被張謇很辦得有個樣子了，我心中不佩服張謇，而佩服南通的人民，因為他們不起來反對。後來一個南通的朋友反對我說，何嘗沒有人反對，就是現在還有人恨張謇，不過他拿着清朝狀元，民國總長的招牌來強迫，所以拆房屋修馬路，毀廟宇辦學堂，被風水開礦業，沒有人能夠阻止。我于此越信要排除社會底惡劣習俗，內爲「改造」這位先生清道，非用政治的力來強迫，是不成功的。

上面是從政治社會兩方面，證明若非先奪取政權，決不能達到改造的目的；換句話說。就是改造的大事業，決不是從下面改造起或部分改造所能成功的。一般有感悟的青年，你們切不可忽視政治呀！

然而一定有人問我道：「據你上述的妨礙，只要政治一清明，就是有產階級執政，也可除去的，爲甚麼要無產階級專政呢？」這個疑問也很有理。不過我上面雖只舉

出教育實業兩問題，然而不是說社會改造，只有振興教育，開發實業這兩件事，其餘都可以不做的；我是說就是極平常，極和平像興教育，辦實業這兩件事，都這樣受政治

上社會上的反對，還說其餘的根本改造？這種根本改造，就是要有產階級他自己底命，即使他底政治清明，他能辦到這一點嗎？所以我說奪取政權，要奪取到無產階級底手上來。反對政治的另一派，就是無政府黨人，現在應說到他們底錯處了。

無政府黨的人，不獨反對有產階級底政治，并且反對無產階級底政治，不獨反對過去，現在的一切政治，并且反對將來的一切政治，總而言之：他們根本地反對政治。他們底根本原理解與本對，我暫且不來批評，但是他們要以社會革命而推倒有產階級，這確是和我們一樣的。

我現在只問他們不要政治能否推倒有產階級？有產階級推不倒，他們一切的理想是不是夢想？根深蒂固的有產階級，並不是兩三次暴動，就可以推翻的；他們底勢力，不單是表現在政治上的。即使以幾次暴動，成功把他們在政治上的勢力推翻，然而他們爲政治勢力底後盾，爲政治勢力的源泉的其餘一切政治背後的勢力，就非民衆暴動所能推得翻了。政治背後的勢力還存在，他們是不是有恢復的可能性，我們推翻有產階級這種大事業，是否可以說是完全成功了？若是照無政府黨底理想，在幾次暴動，有

(8)

奪一

取

政

一權

產階級在政治上失了腳之後，即刻把政治廢了，設若他們來運動復活你便怎樣？你拿着「無強權」這個好招牌來號召，他們要以「強權」來破壞無政府黨理想社會，而謀復關你又便怎樣？讓他們去運動嗎？那他們就老實不客氣地要請你們滾開。不許他們去運動嗎？那麼，沒有政治上的權力來壓制他們，就絕對做不到。總而言之：要把有產階級勢力連根剷盡，非一時的暴動所能成功的，至少非有比較長期的壓制不可，而要行比較長期的壓制，非把政權奪到無產階級底手上來不可。不信試看俄國。無政府黨對於俄國現在的建設，當然是不滿意的，我也就讓一步，不說他底建設怎樣好，然而俄國底有產階級，帝制餘孽，已不能死灰復燃，是不是事實？即使共產黨失敗，我敢斷言俄國決不再返于資本主義的制度，（帝制是不行的）至多也不過是社會革命黨或少數派代他內興罷了，然而社會主義的俄國，還是自若。但是能够使俄國得到這個狀態的，究竟是誰底功呢？只要不瞞着良心說話，沒有不歸功于共產黨底勞農專政制的。設若請無政黨來辦，我恐怕現在俄國還是羅曼諾夫王朝，充其量而言，也不過是有產階級底共和國。這并不是控告無政府黨，其實一

定要是這樣。設使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後，或同年十一月革命後，就照着無政府黨底理想把政治都廢止了，強權

也不要了，試閉目一想將成甚麼狀態？苛爾加克從東方打起來，台尼金來南方打起來，統台里希從西方打起來，無政府黨除掉扯起兩根飛毛腿跑，還有甚麼方法？再從內面看，有產階級底支持者技師，工匠，教員，醫生，看護婦都罷業或怠業的時候，無政府黨能使人民可以不穿衣，不吃飯，不能？無政府黨總是閉口不要強權，閉口不要強權，設若不要強權，究竟俄國要變成甚麼樣子？在過去的俄國這樣，在將來的中國亦然。無政府黨諸君！你們不要在那裏亂叫「廢棄一切強權，廢棄一切政治，」自鳴得意自誇理想高尚；你們要知道有產階級在那裏暗笑你們，暗罵你們是蠢子呢！然而表面上是很歡迎你們的，他們不獨不怕你們鼓吹「廢棄一切強權，」并且惟恐你們不這樣鼓吹呢！你們不要強權，他們好安安然然地來要；你們不要政治，他們奪得來收起，向你們說一聲謝。無政府黨真是有產階級底好朋友，佩服佩服！無政府黨諸君呀！共產黨主張宜民專政，是實實在在從實際方面想出來的，并不是空想，也不是想滿足少數人底政治欲，不如此，有產階級

且不能根本推翻，這說甚麼建設理想的社會！你們要自覺，切不要爲有產階級底惡人，無產階級底敵人！

諱言政治的兩派人底錯處，上面已經說過了，現在再總起來說幾句。

共一

無論甚麼東西，總不能說他有百利而無一弊的，即使有些東西的本身，都是有利的，然而因爲用他的法子有差異，所以也不免生出弊病來。然而我們討論甚麼事，切不能因爲他有一點弊病，就沒却他許多底利益，尤不能把他用的方法所生出的弊病，當做他本身底弊病，俗語說：

產

「吃五谷生百病。」我們是不是因爲五谷能生百病，就不吃了，設若不吃，恐怕還要死得早點。再舉個例說，我們日常生活，一天都缺不得的水火，是不是一點害處都沒有？火能燒死人，水能溺死人。然而我們是不是因爲火能燒人，就絕對不用火；水能溺人，就絕對不要用水呢？政治也是這樣。他本身并不是一定有害的，只看你底用法

如何。有產階級拿着政治上的勢力來壓迫無產階級，以

維持他們底特權，固然是政治的壞處；然而無產階級拿政治上的勢力來剷除有產階級，使社會致于無階級的區別，就不能不說是政治的好處了。設若因爲政治有時也生出弊病，就絕對排斥他，又何異于因爲水能溺人，就絕對不用水，火能燒人，就絕對不要火呢？無產階級諸君呀！你們切不要信不要政治，可以改造社會的。要改造社會，非先奪取政權不可。有產階級拿着政治上的權力，禁止你們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把你們捆得死死的一點也不能活動，你們也要努力把政權奪起來，把他們送給你們的贈品，原封送還，也要把他們捆得死死的一點也不許動，然後才能照着我們底理想社會，一步一步地建設去，奪取政權！奪取政權！「一切政治上的權力，都要歸無產階級！」這就是我們革命底信條，革命底標語。

一九二一。五。十一

(9)

我們要怎麼樣幹社會革命？

我這篇文章，只是發表我個人底意見，並不可當作同

志們全體底主張。我本不敢冒昧發表這種研究未熟的東

西！只因（一）編輯員催稿太急；（二）近來對於我們誤會的人頗多；所以才迫而出此。我很希望同志們或非同志們

看了我這篇東西之後，能够細心去研究一番，再把研究底

結果來糾正我底謬誤。總之，我決不以爲自己底話都對的

要；不過沒有知道哪些不對以前，我却要說『不對』也爲『對』

怎的。真心改造社會的同志們！我們大家都是爲社會，我

麼們大家都當處處以『社會』爲前提呵！

有一個朋友問我：『支那將來怎麼樣？』我說：『我不

幹是活神仙，我不能詳細告訴你這個問題，不過有一點，我

很可以確地告訴你，就是『支那人努力到怎麼樣，支那將

來才會怎麼樣』。我覺得除了這個答案之外，再沒有第二

個答案了。社會革命，一半是『經濟的必然』，一半還靠

着『人們底努力』。社會革命，沒有『人們底努力』，是決不

會成功的；但是單有『人們底努力』，沒有『經濟的必然』，

也決不會成功的。所以馬克斯一面證明社會主義是必然

到來的命運，一面却又極力主張革命。那些糊塗的社會

主義者，要想專在議會裏等社會主義底實現，不過徒見其

夢想罷了。

我現在有兩種根本信念：（一）無論那一派社會主義，

如果要將他實現，一定要攔在『物質的基礎』上面；否則

一定立不穩固，要倒下來。（二）無論那一派社會主義，

都不過是適用一時的，決不可當作永久絕對的真理。

由第一種信念而說，不管你主張什麼主義，你總要找

到一個物質的基礎來。共產主義也好，無政府共產主義

也好，你們都應當築在一個強固的物質的基礎上面，才能

搖不可動。不在物質的基礎上努力，儘管你天天叫共

產主義，天天叫無政府共產主義，也決不會實現。

由第二種信念而說，那麼『自由組織』、『自由聯合』，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些原則，就不見得完全不能實

現；但也不能一時就實現。據我底意見，無論那種主

義，未實現以前與既實現以後，性質上總有多少不同。

這是什麼緣故？因爲提倡主義的人所根據的事實與實現那

種主義後的事實有差異的緣故。

凡是在那個時代適用的東西，必然發生的東西，我們

都不能非難他。階級鬭爭，乃是在階級制度下面必然發

生的事情，也是只在階級制度下面才能適用的東西。所

以我們看明了這一層，就不應該說什麼『大家都是人，人與人是應該互助的』那類廢話。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在一定社會下面一定發生的事情，而且也只在階級對立的社會方能適用的東西。無產階級專政，本是一種革命手段，並不是共產黨底目的；共產黨底目的，乃在於實現共產主義。

共一

革命手段，並不是不可變的，我們也不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最好的革命手段的；不過沒有發見更好的革命手段以前，我們却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承認彼是最有效的革命手段的。無論哪個革命主義者，都應該採用最有效的革命手段。凡是在一個時代（或地方）適用的革命手段，我們都不能非難彼——除非有更適用的革命手段。

我雖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然我對於無政府主義者所主倡的幾種根本原理——自由組織，自由聯合，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等——却很相信有實行的可能，而且我們也

黨

是向這方面做的。據我所見，共產主義，非但不與這幾種原理衝突，而且只有將這幾種原理完全見諸實行，然後共產主義才算圓滿達到。不過這里要明白一件事：這幾

(11)

種原理，決不是一時可能達到的，只是漸漸與彼接近的。那些要想從現社會一躍到理想社會的人，只是一種妄想

，事實上是斷斷做不到的。事實上做不到的理由：（一）物質的生產力沒有像那麼樣快的；（二）教育不能一時就普及的。我們無論實行哪一種主義，都應該有一種過程；不經過那種過程，什麼主義都不能實現的。

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我們反對『自由組織』『自由聯合』『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其實是不然的。我們非但不反對這些原則，而且是力求與彼接近的。我們所反對的：乃是不能『自由組織』，而硬要實行『自由組織』；不能『自由聯合』，而硬要實行『自由聯合』等等。人們底組織能力，不是一天養成的，是要在團體中習練成功的。當佢沒有『自由組織』能力的時候，吾人自然只有引導佢加入團體中練習組織能力；等到佢有了自由組織能力的時候，自然不成問題了。

據我所見，我們共產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現在所爭論的問題，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所主倡的幾種根本原理——自由組織，自由聯合，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到底能否實現的問題，乃是推翻有產階級的國家之後要否建設無產階級的國家問題。我們共產主義者，主張推翻有產階級的國家之後，一定要建設無產階級的國家；否則，單

(12)

命就不能完成，共產主義就不能實現。據馬克斯底意見，國家原是一級階級迫一階級的機關，等到階級消滅，國家自然也要消滅的。所以我們底最終目的，也是沒有國家的。不過我們在階級沒有消滅以前，却極力主張要

我一個國家，而且是主張要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

們階級一天一天趨于消滅，國家也就一天一天失其效用。

要我們底目的，並不是要拿國家建樹無產階級底特權，是要

怎麼拿國家來撤廢一切階級的。無政府主義者根本不贊成這

種辦法(也有例外)，所以我們才起爭論的。我現在不是

做一般的爭論，只是單從支那來觀察一下，到底適用哪種

手段。

一

革 講到改造支那，真是一件困難又困難的事。我常常

想到改造支那底難處，不覺會失望。常常與許多朋友談

到改造支那底難處，大家都會束手無策。這種苦痛，我

想不但我一個人如此，許多真心改造社會的同志，只要對

于事實問題稍加研究，都會與我同感的。我雖是篤信共

產主義，但也很知道中國實行共產主義是很困難的。豈

但共產主義，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發達都是非常困難的。

雖然如此，但我總不信支那是永遠沒有希望的，支那底無

產階級和青年是永遠死的。有這一線希望。所以總想

盡我底最善努力對於支那有所貢獻。再三研究，只有

共產主義才能挽救支那，只有這個主義比較地能在支那實

行；所以才決定終身為共產主義努力，終身為共產主義犧

牲。

實行共產主義，第一個條件，就是「一切產業底社會

化」。換句話說：一切產業，都由社會來經營，絕對不許

個人來經營。產業一天沒有完全社會化，共產主義也使

一天不能完全實現，私有財產也使一天不能完全廢止。

資本主義底根本謬誤，在於「社會的生產，私人底占有」這

一點。共產主義，就是要免除這個不合理的矛盾的。

馬克斯看明了這個矛盾，知道資本家已經沒有能力管理生

產事業，非由社會直接來管理不可了；所以才來主張共產

主義。他底共產主義，並不是他特別聰明發明出來的，

乃是他從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中發見出來的。他看見物

質的生產力，已經一天一天地向着共產主義的經濟組織那

里進步了，所以才敢斷定共產主義是必然到來的運命。

共產主義，如果沒有這個經濟的基礎，那是一定不能實現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共產主義，是生產力進步底結果——就是「經濟的必然」。

共一 但是拿這個話到中國來說，就有些困難了。有什麼

困難呢，就是中國資本主義還沒有發達，中國還沒有實行共產主義底經濟的基礎。不錯，不錯，這是很實在的，

我是十二分承認的；沒有經濟的基礎，共產主義是空想的。不過這里有一個問題，是非先解決不可的；就是：

產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有什麼不同，哪一個方法能使產品急速地增加。據我所知，凡是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底好處，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中都包含着；所不同的，只是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中所包含着

黨

的種種矛盾，衝突除去罷了。（關於這個問題，擬另做

一文，所以現在就不說了。）實行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生產力只會比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增高，決不會比彼減少。這個問題解決了，然後再談中國應否主張共產主義。

(13)

我敢大聲說道：要想支那有希望，就非實行共產主義

不可；我們在支那提倡共產主義，決沒有與馬克思主義

衝突；就是馬克思生在支那，恐怕也一定要提倡共產主義

。我底在支那主張共產主義，有兩種根本理由：第一，

資本主義，是帶國際性質的，彼是要征服全世界的；共產主義也同彼一樣，也是帶國際性質的，也是征服全世界的。這兩種主義，是根本不相容的，決不能並存于世界。

俄羅斯共產主義國家，已經替全世界無產階級開一個新紀

元了；從此各國無產階級，必然奮起猛進，推倒有產階

級，與俄羅斯同志們携手協力建設共產主義的世界。支

那是世界底一塊地方，住在這塊地方的無產階級，也當然

要起來與全世界無產階級同心協力幹這個全世界的社會革

命，共同創造「人底世界」。我們自己如不起來這麼樣幹

，恐怕「人底世界」是不許這種賤骨頭進的啊！總之，中國

底資本主義雖不發達，世界底資本主義却已由發達而崩壞

了；決沒有世界底資本主義滅亡而中國底資本主義能獨存

之理。這是從世界底大勢看起來，支那也非實行共產主

義不可的。第二，支那無產階級過的「非人生活」，連張

東蓀先生那知道了，可見其「非人生活」底程度了。要想

使無產階級脫離「非人生活」過「人的生活」，就非發展產

(14)

業，增進物質的生產品不可。用資本主義來發展產業，非但不能給與無產階級以『人的生活』，而且還給與許多非常可怕悲慘于無產階級；這是歐美產業先進國已經教訓我們了的——就是上海等都會地方也已教訓我們了。所以

我們不敢用資本主義來生產，主張用共產主義來生產。

而且用共產主義來生產，比用資本主義來生產，生產力要大得多；再加以公平地分配；那麼使無產階級個個都得到『人的生活』，便不很難了。總之，支那非趕快發展產業不可；要發展產業，只有用共產主義才能以很大的速度增加生產品，也只有用共產主義才能使無產階級得着『人的生活』。這是從發展產業底見地看來，支那也非趕快實行共產主義不可的。以上兩種理由，是我根本贊成共產主義底理由。

革命 『經濟的必然』，乃是指一切社會底經濟組織而說的；『人們底努力』，却要看各地底情形而定了。有一定的生產力，就有一定的經濟組織；有一定用經濟組織，就有一定社會組織。

反轉來說，要造成一定的社會組織，必須先造成一定的經濟組織；要造成一定的經濟組織，必須先發展一定的生產力。總之，經濟組織，是社會組織底基

礎；基礎不築穩固，上層構造一定要倒下來。所以我們要造成共產的社會，第一就要把共產社會底基礎築得穩固才行。換句話說：要使共產主義完全實現，必須將彼擺在一個強固的經濟組織上面。這是馬克思主義底根本原理，我們決不敢違背這個根本原理。我們相信：違背這個原理，共產主義決不能實現。我們遵從了這條原理，斷沒有與馬克思底主張衝突。有些書獃子，讀了幾句死書，以為馬克思主義只有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才配提倡才能實行，這實在是大錯特錯，被死書蒙蔽住了。還有些糊塗的朋友，以為馬克思主義是機械論，宿命論，這尤其是妄不可言了。你們拿這種話來反對，我們只有請你們再去研究，沒有別的話好說。

無論什麼人，總要知道自己底短處，才有進步可言。對於社會的事也然，知道那個社會底缺點，才有改造可言。有些朋友，以為支那資本主義不發達，是支那底不幸；我却以為不然，反以為支那底不幸。這不是我不近人情，實在是很有原因。我不是根本咒罵資本主義的人；我以為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至少有兩種好處：一種是替社會主義築了一個經濟基礎，一種是使勞動者團結起來。

凡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多數產業，都已實行「社會的生產」，可說已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了，所以他們實行社會主義，並不很難，只要把資本家推倒就行了。中國却不然，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可說是正待建造的。

共一 行社會主義的第一個條件，就是「產業社會化」，不管工業

農業都要社會化。實行社會化的必要條件，就是用機器生產。工業固要用機器來生產，農業上可以用機器的也都要用機器來生產。我們支那是一個農業國，工業很不發達，實行共產主義，比別國要加倍困難。

產

拿現在底經濟基礎來行共產主義，當然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們知道自己底缺點，自己既比別人加倍困難，就不能不比別人加倍努力，好好兒建造一個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了。要建設這個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在這種產業不發達。人民

黨

無教育的國家，除了用政治的權力以外，我實在想不出有第二種方法——也沒有聽見人家說有第二種方法。大家想想：手工業勞動者和自作農如是其多（大約占全勞動者三分之二），除了借助政權之外，有什麼法子能够實行共

(15) 產主義？我們總要從事實上面去想一想，不要空抱着一個教底的思想呵！

勞動者底團結，可說與資本主義底發達成正比例；資本主義發達一分，勞動者團結力也發達一分。英吉利是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底標本，關於這個傾向，表示得非常明顯。

資本主義發生最早的是英國，所以勞動運動發生最早的也是英國。資本主義最發達的是英國，所以勞動組合最發達的也是英國。（英美兩國，貴族勞動者底發達，那是另一問題）其餘各國，也莫不表示這種傾向。支那資本主義最不發達，所以勞動者也最沒有團結。從此看來，支那資本主義不發達，就不一定是支那底幸了。

要使勞動者有強固的團結，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使資本主義發達；一條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現政府，得着政治的自由。前一條路是緩進的路，就是英國勞動者所走的路；後一條路是急進的路，就是俄國勞動者所走的路。

俄國勞動者，在三月革命時，加入勞動組合的，還不到四十萬人；現在還不到四年，加入勞動組合的勞動者，已經快到四百萬了。這種可驚的進步，就是勞工專政底成績。他們在這四年當中，竟做到英國勞動者需要四五十年才能做到的團結了。

支那資本主義底不發達，勞動者底無團結，遠遠過俄國，如果不取俄國式手段，我真不知道支那

(16) 勞動者幾時才能做到英國俄國勞動者那樣團結，幾時才能起革命呵！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要想在支那實行共產主義，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也是一件特別該努力的事。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現在支那還非常薄弱，我們要使共產主義完全實現，就非努力造成一個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不可。

要現在的支那，實行共產主義，已成的「經濟的必然」很少，未來的「人們底努力」很多。我們底職務，就是盡這個「人們底努力」，去完成那個「經濟的必然」。

「註」關於這一章，本來想列舉實行社會主義種種困難而想方法解決之，那知單單關於經濟問題，已經寫了這麼許多，如果再寫下去，離題愈遠，篇幅也太長了，所以不得已只得寫到此地為止，以後再論別的事情了。

三

在支那幹社會革命，據我所知，只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緩進的方法，一種是急進的方法。前一種方法，就是去開政治，專門向社會上去活動，等到社會上多數人信從

了那種主義，然後才起來幹革命，從此把政府永遠廢除。後一種方法，乃是一面向社會上去活動，一面又向政治上去活動，有了少數人信從了那種主義，即乘機而起，將政權奪到手中，借政治的優越權來完成革命。我現在不是討論這兩種方法底優劣，只是研究這兩種方法底效力。

據我所見，一切革命手段，都無優劣可說，只要有效力的，都可說是優的。所以我們只要認哪種為最有效的，就採用哪種好了。

我現在假定前一種手段，是無政府主義所採用的手段；後一種手段，是我們共產主義者所採用的手段。無政府主義者，是不是都主張採用那種手段，我並沒有一個一個都問過，不過無政府主義者如果堅守絕對排斥政治活動那個信條，就勢非採用那種手段不可。

炸彈，手槍，大家都知道是無政府主義者慣用的武器；少數人暴動，也為無政府主義者所極端贊成；但這都不過是一種革命行動，要想由此得到革命成功，那便是夢想了。據我所見，如果真要使無政府革命成功，在未推翻政府以前，至少要做到下列兩個條件：（一）已得全社會多數人信從；（二）已有多數鞏固的自由組織的生產者團體存

在。沒有做到這兩個條件以前，無政府革命斷不會成功。

(其實做到這兩個條件以後，無政府革命能否成功，在我還是一個疑問) 沒有得到全社會多數人信從，不組織政治強制機關，要破反對黨推翻，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沒有多數強固的自由組織的生產者團體，就是沒有經濟的基礎，就是無政府主義沒有建築的地方；所以無政府主義者，都很熱心地幫助工團主義運動。有一個朋友說：無政府主義如不與工團主義聯合起來，是不能實現的。這話實在不錯。可笑自號無政府主義者的費哲民先生，在答有

統底信中，舉了一些什麼商會呀，教育會呀，學生聯合會呀等等不相干的團體，當做支那可以實行無政府主義底證據，真令人把肚腸都笑痛了。我真不敢知：在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還有這種莫名其妙的官僚式的團體存在。

我尤其不敢知；這些官僚式的團體，於建設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有什麼用處。(我不是說無政府主義社會不要教育會

，學生聯合會等團體；我只是說現在這種教育會，學生聯合會，於建設無政府主義社會斷斷無用。我對於學生聯

(17) 合會不滿，是時于團體組織不滿，並不是對於學生個人不滿。)

我很遺憾：我只聽見支那無政府主義者說支那人民怎

麼樣與政府沒有關係；我沒有聽見支那無政府主義者說支那底經濟狀況怎麼樣可以實行共產。我起初以為他們是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然又聽說是共產的無政府主義者，所以真令人莫名其妙。我真不知道：共產的無政府主義是建築在哪一種經濟基礎上面的？現在支那有沒有那種經濟基礎？如果沒有那種經濟基礎，又怎麼樣可以實行共產的無政府主義？這些疑問，我很希望支那無政府主義者給我一個詳細解答！支那無政府主義者，關於別的問題，實在說得不少了，獨獨關於這個根本問題，却還沒有人說過(也許我沒有看見)，真令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目下支那，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還沒有，(只有一點)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也沒有。這兩種主義底經濟基礎，都是正待建造的。但是這里有一個問題：雖然兩者都沒有經濟基礎，然有一個先後難易底不同。據我所見，即使要實行無政府共產主義，也必須先要實行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底圓滿達到，或許就是無政府共產主義。在現在底支那，我敢大膽說一句：要無政府不能要共產，要共產不能要無政府，二者不

得而兼。大家說我是武斷麼？我就要問：（一）自由組織

的生產者團體有多少？（二）自作農（聽說占農民三分之二）

如何能自願地拋棄土地？（三）手工業勞動者如何能轉為機

械工業勞動者？（四）用什麼法子使工業社會化？（五）用什

麼法子使農業社會化？（六）全國交通事業（特別是駁設鐵

道），如何辦理？（七）全國生產事業，如何關劑？（八）對

付反革命派，用什麼手段？（九）對付半數有勞動能力而不

勞動的人有什麼辦法？（據小山清次君推算：支那有勞動

能力的人，約占全人口十分之七；實際從事勞動的人，約

占全人口十分之三）（十）一向無組織無訓練的人，如何能

幹自由組織？（十一）各團體間互相衝突，用什麼方法處置？

社（十二）以現在支那底經濟情形，能否「各取所需」？（十三）

普及教育，用什麼法子？以上這些問題，都是我請教無

政府主義者的。我固然也不迷信國家萬能，以為有了國

家什麼事都可辦；然我却很相信要解決上列幾個問題，得

了政治機關底幫助，總容易解決許多。總之，我底意思

，要在支那實行共產主義，無論如何，總非借助政治的權

力用很快的速力造成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不可；否則，講

什麼無政府共產主義，都是空話。現代的共產主義，根

本築在工業制度上面；沒有工業制度，決不能實行共產主義。換句話說，工業制度一天沒有穩固，共產主義也便一天沒有完成。我們最重要的任務，也就是使工業制度發達。

現在專講那稱緩進的方法，在支那是否適用；我看不適用的。要想等到多數人信從了然後起革命，事實上也不得不待：（一）多數自作農，決不會受我們煽動起來革命；（二）多數手工業勞動者，也不會受我們煽動起來革命；除了這兩部分人之外，還有什麼多數人可說呢？我們要知道：勞動者能幹社會革命的，主要的是工場勞動者。支那工業不發達，全國機械工業勞動者，還不到一百萬人，也可見人數之少了。從這種地方看來，要想多數人革命，事實上是不行的了。況且資本主義不發達，勞動者決不能有很大的團結，因為沒有團結的機會。在未革命以前，勞動者能團結的：一是工場勞動者，二是無產農民。除此兩種勞動者以外，就很難團結。我以為這種單向社會活動的緩進方法，在支那決不適用。我們要在支那幹社會革命，必須要從社會上政治上兩方面並進，否則斷斷無效。

我是一個相信少數人革命的人，我以為革命在事實上總是少數人的事。不過我這個少數人，並不是指幾百人幾千人，至少也指幾十萬人。我不信支那之大，絕以幾千人幾百人來成就革命。我所謂少數，乃是對支那全人口面說的；所以就使有幾百萬幾千萬人起來革命，我還是要說他是少數人革命。俄羅斯底社會革命，在我看來，也是少數人革命。我所謂少數人革命，就是少數覺悟的人就幹，不必等多數人都覺悟了然後才起來幹。總之，少數人革命者，非禁止多數人革命也；惟多數人不起來革命之時，則少數人亦不得不起來革命耳。換句話說：

多數人革命，是緩進的革命（或者是不可能的革命）；少數人革命，是急進的革命；因為等不住了，所以才先幹了。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底分別，決不能從人數多寡上去分別，應當從革命底性質上去分別。社會革命，簡單點說，就是改變經濟組織的革命。政治革命，簡單點說，就是改變政治組織的革命。凡是要求改變經濟組織的革命，不管人數多少，都可說是社會革命。固然，社會革命，同時也是要求改變政治組織的；然為主要的目的，却在於改變經濟組織。在支那幹社會革命，同時也可說是幹

政治革命，因為我們同時還向着那個專制政治革命，先求得政治的自由。支那政治革命，事實上並沒有成功，勞動者並沒有得着政治的自由。所以我們現在要幹革命，就要將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合攏來幹。我們第一步就要把現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階級地位去，藉着政治的優越權，來改變經濟組織。我以為在支那幹社會革命，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法。

無產階級專政，是完成社會革命的手段，也就是達到共產主義的手段。等到一切階級都消滅，共產主義完全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自然失其效用。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有三種作用：（一）壓伏有產階級；（二）強迫小有產階級及智識階級；（三）訓練無產階級。據我底意見，可以分為兩種作用：（一）對付反對階級；（二）對付自己階級。前者就是壓伏反對階級，使他們就我們底範圍，使反對階級漸歸消滅。後者就是訓練自己階級，使個個無產階級分子成為革命者，擔任建設共產社會的事業。簡單說一句，無產階級專政，乃是造成共產主義的經濟組織底唯一手段；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共產主義決不能實現。

(19)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在事實上，起初只是少數人專政；這是不能諱而且也不必諱的。大家想想看：多數無自覺無訓練無組織的無產者，怎麼樣就可以叫他們來專政呢？叫他們來專政，共產主義豈不是要糟了麼！所以要想使共產主義沒有危險，起初必定只有少數有覺悟有訓練有組織的無產者專政的。總之，我們為擁護共產主義起見，凡足以危及共產主義的事，必須要用一切手段來防止彼。這並不是我們要歡喜如此做，實在是因為非如此就不能實現共產主義的呵！

不過這里有三件事我們要弄明白：第一件就是加于無產階級的強制力，與無產階級底覺悟程度成反比例；無產階級覺悟一分，加于他的強制力便減少一分；——一直到會了沒有強制力加于無產階級為止。第二件就是無產階級覺悟的人數，與無產階級參預政治的人數成正比例；無產階級多一個覺悟，就多一個參預政治的人；——一直到一切無產階級都參預政治為止。第三件就是不必強制的

事，決不主張強制。等到無產階級個個都有覺悟，有訓練，有組織，有教育，那時一定不必強制，只要大家商量好大家去實行就是了。我想將來人們除了服從生產上的

指導以外，別的事情都可以自由。就是服從這個生產上的指導，我也沒有不自由，因為我們已知道彼非如此不可的了。服從這個指導，可說與服從醫生底話一樣。不聽醫生底話，我們就要生病或者會至於死；不聽生產上的指導，生產就要不得法或者會擾亂社會。我們講共產主義的人，對於這一層不可不注意。

四

我們現在再來研究：社會運動，還是既拿到政權後容易幹呢，還是未拿到政權前容易幹呢。這個問題，不用說，我是回答前一種的，我是主張先拿政權的，我是相信支那社會革命不借政權是決不能成功的。我們要明白下面兩件事：

1. 現有的政治組織，是我們幹社會運動最大的障礙；政權拿到我們手裏，非但除了我們幹社會運動的障礙，而且還可仗着政治的優越權來大幹特幹。

2. 政治的優越，同時就是經濟的優越；我們掌握了政權之後，就可以仗着這個政治的優越和經濟的優越來建造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

社會革命是要從下面幹的，這話我十分承認。可是上面的障礙沒有除去以前，在下面是很難幹的這件事，我想大家也不能不承認。先拿取政權，至少也能除去這個障礙。俄羅斯無產階級及到三月革命後才能風起雲湧地出來組織團體，實在是得了政治的自由底緣故。所以先

其從政治着手，藉政治的權力來幹風會運動，於無產階級只有利決無害。無產階級得了政治的自由，一定能于很短的期間成熟。俄羅斯底無產階級，就是三月革命後才急速成熟了的。要想使無產階級急速成熟，除了使無產階級先得了政治的自由以外沒有第二個辦法。我們如果願意無產階級早一點成熟，早一點脫除這種束縛，決不應該反對先從掌握政權入手。（我是主張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一氣來幹的，這里所說的掌握政權，是少數覺悟的無產者掌握政權。俄羅斯分爲三月革命和十一月革命，支那却不必照那樣做的。）

(21) 歐美各民主國立憲國底無產階級，也是得着政治的自由以後才成熟的。爲使無產階級成熟，相當的德謨克拉西是必要的。支那雖然號稱民主國家，事實上却仍舊是專制國家，無產階級，什麼政治的自由都沒有的。在這

種政治狀態底下，無產階級，是很難熟的。無產階級沒有完全成熟，要想幹社會革命，勢非帶幾分政治革命的彩色不可。無產階級，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最有力的分子，沒有了他們，社會主義就不能實行的。無產階級成爲實行社會主義最有力的分子，是既成熟以後的事；我們要使無產階級成爲實行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分子，就非先使無產階級成熟不可。所以現在如有人幹政治革命，實行民主主義，我也是很贊成的。不過沒有人幹政治革命，我們又不能一時使得無產階級完全成熟，我却主張一部分無產階級成熟了，就來幹社會革命，把政權握到自己手中，使無產階級急速成熟了的。（即使無產階級能够在現社會完全成熟，我也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因爲彼還有別的作用。這里恐有誤會，所以聲明一句。）

我相信要使人民信奉共產主義，非從教育上用功不可。但是現在教育底權柄不在我們手裏，我們要施行教育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所能做的：一是口頭宣傳，二是文字宣傳。就是這兩件事，也難得普遍；因爲有（一）受政治的障礙，（二）受經濟的限制，（三）受文字的限制，（四）受生活的壓迫四種原因底原故。如果政權拿到

我們手裏，除了不識字一時不能使他們都識字外，其餘三種原因，可說都是沒有。文字宣傳雖不能普遍，口頭宣傳可說是容易普遍的。到了那個時候，既沒有種種障礙，大家努力宣傳，我敢斷定能以短少期間得到很多信徒。

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後，無產階級底勞力，一定是天盛似一天；共產主義底信徒，一定是天多似一天。我們再在這個時候，藉着政治的權力來實施強迫教育，使全國人民個個都識字，個個都信奉共產主義。只有從智識上澈底瞭解共產主義的人，才是真正相信共產主義的人。

所以我們一面雖然要極力防止他們有反對共產主義的行動，一面却要設種種方法教育他們相信共產主義。等到大多數人真正相信共產主義了，共產主義的社會方才建築得成。要使大多數人真正相信共產主義，却非信賴教育不可。簡括地說：一方面要行強制，一方面要施教育；最後的完成，却要靠教育。

教育底用處，在於使人們信共產主義。然而單靠「信」是不行的，「信」了之後還須要「做」的。這個「做」

就是從經濟上做了。我們共產主義者，一面要從教育上去做，一面却也要從經濟上去做，總要比一般非共產主義者

格外吃苦地去做。我們這種做法，也就是一種實際的教育，能給一般非共產主義者以一種好影響。我們共產主義者，必須盡我們底能力，幫助無組織能力的無產階級組成種種團體，使他們習練團體組織，團體訓練。有了強固的生產者團體，才能從事社會主義的生產。而社會主義的生產，一定要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大，然後才沒有危險。要生產力大，必須要服從生產指導者底話。我們為建造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起見，實在是非如此不可的。所以我們共產主義者，必須要把這個道理使無產階級個個明白，同心協力建造這個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

這里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使無產階級個個加入政治團體，個個與政治發生關係。無產階級的政府；必須要做到真正無產階級的政府。我們共產主義者，必須引導無產階級個個參加政治，個個發生政治興味，個個成為共產主義者。我們要告訴他們：要完成無產階級底解放，要完成全人類底解放，要完成社會革命，必須無產階級都起來做一個革命者。這個政治組織，就是完成社會革命的機關。我們為完成革命起見，無論如何，總要使無產階級個個參與政治。

以上教育，經濟，政治三件大事，在無產階級沒有握到政權以前，都是很難辦的。既握政權以後幹社會運動，比未握到政權以前幹社會運動要容易得多，這是很顯明的。前者有政治的優越和經濟的優越，後者有政治的障礙和經濟的障礙，剛剛正相反對。所以拿到政權以後，即使不能積極地建設，也能消極地免除障礙；何況我們正要憑藉政權來謀建設呢！我現在再把無產階級先掌握政權的好處，簡單寫在下面：

共

產

1. 能使無產階級急速成熟；
2. 能使無產階級在短期間就有強固的團結；
3. 能使無產階級在短期間就得受教育；
4. 能使無產階級在短期間就可以做到八點鐘制；
5. 能使無產階級在短期間就可以得到合理的工銀；
6. 能使無產階級在短期間就可以免除失業的苦痛；
7. 能使無產階級底生活，在短期間就得了保障；
8. 能使無產階級底身體，在短期間就得了自由；
9. 能使無產階級底家庭，在短期間就得了安樂；
10. 能够用以壓伏反對階級；

一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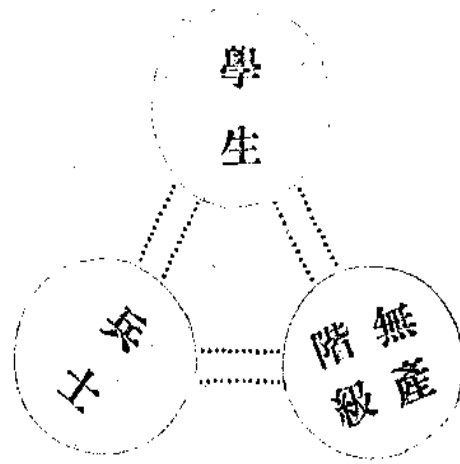
11. 能够用以抵抗國外壓迫；
12. 能够用以幫助造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13. 能够藉彼沒收土地；
14. 能够藉彼集中資本；
15. 能够用以幫助造成全國鐵路；
16. 能够藉彼強迫不作工的人作工；
17. 能够用以幫助別的建設事業。

總之，我認政權是一個完成社會革命的東西。在中國這種產業幼稚國談社會革命而不主張利用政權，真可謂玄之又玄的玄想了！

五

從上面所說的看來，在支那幹社會革命，必須要利用政權，大概總可以明白了。我現在所要說的，却是怎樣奪取政權的問題了。這個問題，是目前第一個重大問題，我們都非仔細研究不可。據我近來再三研究底結果，只有下面一個方法。

由無產階級，兵士，學生三角聯盟成的直接行動我現在再把三者關係，畫圖如下：



這個圖底意思，簡單點說，就是：在支那實行社會革命，最有力量的人，是無產階級和兵士；然這兩種人，現在都是無覺悟的，不懂社會主義的；要使他們有覺悟，相信社會主義，就非有覺悟的學生跑進他們團體裏去宣傳不可；等到無產階級和兵士相信社會主義的多了，然後三者

團結一致，利用機會，猛然幹起社會革命來，把那個地方底政權奪在我們手中，憑藉政權來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組

織。據我所知，只有這個方法，才是最有效力的。

學生本身，本是沒有什麼力量的；然而一加入其他團體之中，就很有力量了。學生因為環境比一般無產階級和兵士好，所以就容易發生覺悟，容易感受社會主義，也便容易為社會犧牲。青年學生，雖然也有少數腐敗的，然而大多數却總是純潔天真的。現在各種社會主義的書報，看的人要以青年學生為最多，信的人自然也不少。

我想在支那幹社會革命，學生諸君底責任是很重大的。

沒有學生諸君，社會革命是決不會成功的。為什麼呢？因為目下支那，能够做宣傳者的，大概只有學生。無產階級是要學生去宣傳的，兵士尤其是要學生去宣傳的。

學生可說是這兩者底關鍵。沒有了學生，無產階級和兵士，就不能在同一主義下面聯合起來。這樣看來，學生諸君底責任真重大呵！學生諸君！你們應當怎麼樣盡你們底責任呵？

學生諸君，既然要向無產階級和兵士去宣傳主義，第一就非自己已有組織有聯絡不可。各學校有覺悟的學生，都可以集合同志組織主義上的團體，再與那個地方同性質的團體聯合，同時也與全國同性質的團體聯合。學生自

已組織的團體，最主要的是互相研究各種宣傳方法，把研究所得，施諸實行，把實行所得，又拿來研究。如此做法，宣傳方法，一定可以一天一天地有進步。社會革命，第一要拿努力宣傳，所以宣傳方法是很重要的。

共一

我常常與朋友談起宣傳社會革命，沒有不說日本比支

那容易。這里有兩種原因：(一)日本雖然是一個君主國

，然還有相當的言論自由，許多支那政府查禁的書，日本

反能公然出版，支那却不然，那班糊塗東西，不開青紅皂

白，拿着『過激派』一個名詞就可以槍斃人。(二)日本勞

產

動者，到底總受過四五年教育，所以都看得懂關於各種社

會主義的宣傳品。支那却不然，勞動者連自己底名字都

不認識，怎麼樣叫他們能看各種宣傳品呢！所以在支那用

文字宣傳社會革命，只能宣傳到一般學生，多數無產階級

還是宣傳不到的。支那底兵士，也是多不識字的，所以

黨

用文字也宣傳不到他們頭上去。由此觀之，在支那宣傳

社會革命，主要的是在『口』不在『筆』了。只有用『口』宣

傳，才能普遍，才能宣傳到有力量的人底頭上去。這里

所需要的『口』，就是學生諸君底『口』。

(25)

學生諸君，如何才能應用他底『口』呢？我以為學生諸

君要好好兒應用他底口，有兩種方法：(一)露天演講；

(二)投身工場和加入軍隊。前一種方法，在校的學生可

以實行，爲主的是宣傳一般無產階級。後一種方法，出

校的學生可以實行，爲主的是宣傳工場勞動者和兵士。

這兩種方法，據我看來，主要的還在後者。前者散漫無

組織，只有一時的力量；後者統一有組織，却有持久的力

量。擔當社會革命主要的分子，到底要靠工場勞動者和

兵士。我們爲宣傳這兩種人，要費十分力氣。

先講宣傳工場勞動者。現在支那工場勞動者，大半

都是無自覺，無訓練，無組織的人。要想使他們有自

覺，有訓練，有組織，就非我們投身工場，與他們親近不

可。我們站在圈子外面來講勞動運動，是不成功的。

我們要幹勞動運動，必須我們自己親身跑到勞動者羣裏去

。我們跑到勞動者羣裏去，然後才能好着手組織工會等

團體。工會有兩種作用：一種是謀勞動者生活底向上，

與資本階級作鬭爭；一種是訓練勞動者，預備將來管理生

產事業。我們爲幹社會革命起見，工會是必須趕緊組織

成功的。不過工會底作用，實際上是隨勞動者底覺悟程

度而改變的。這一層，投身工場的朋友，要善于引導，

總要引導多數勞動者漸漸傾向于社會革命一途才好。

再講宣傳兵士，我是認爲非常緊要的。武裝在人家手裏，我們怎好講革命，這是很淺明的事。支那是資本主義尚未發達的國家，全國機械勞動者還不到百萬人；所以即使全國工人實行總同盟罷工，（其實事實上決不會有的）也不會影響到政治上去的。你們總同盟罷工了，他們用軍隊來壓迫，你們怎麼樣？即使他們不用軍隊來壓迫，單用經濟來壓迫，已足制你們底使命了！我是很贊成總同盟罷工的人；但我以爲總同盟罷工，只有得着軍隊底援助，才能成功社會革命。單用總同盟罷工一種手段，決不能成就社會革命。況且總同盟罷工這種手段，支那實在無法應用。我們要知道：我裝在他們手裏，「力」只有「力」能抵抗。所以在支那談社會革命而不主張用軍隊的，簡直是笑話。我是極端贊成宣傳兵士起革命的；但宣傳的方法，却要十分慎重。萬一方法錯誤，便會貽誤全局。我以爲我們要兵士真正相信主義，爲主義犧牲，必須自己加入軍隊裏去。我們加入軍隊裏，與兵士做朋友，知道他底性情，然後才可慢慢地地在無形中宣傳。否則，站在門外，投了幾本小冊子，說了幾句空話，縱使一時

能够激起革命，也是非常危險的。從前運動政治革命的人，只曉得向下級軍官宣傳，以致一般弟兄們，及到看見掛起「民國」招牌的時候，還不知道「民國」爲何物，實在可爲廢鑿。這種廢鑿，我們現在千萬不應該再踏。我們現在要運動社會革命，應當直接加入軍隊去運動弟兄們去。我們要運動一個一個的弟兄們，使弟兄們一個一個地相信我們底主義，能爲主義去犧牲。我們不要多，我們只要真，要運動到一個就能算得一個。這樣運動法，大概每人至多只能運動十個人。如果要運動十萬兵士，至少要加入一萬運動者去。這種運動者，大部分都要學生諸君去做。不是這樣運動法，決不能成爲真的赤軍。或者有人看了我這個話，以爲太難，要問這許多運動者到哪裡去找，那麼我只得說：朋友！難道你以爲幹社會革命是容易的事麼？哪里！哪里！社會革命，沒有許多人吃苦，沒有許多人犧牲，哪里會成功！支那要是不致于絕望，我想一年一年地年下去，總有許多勇敢有爲的青年出來挑這付重擔子的！如果竟是沒有這許多青年起來挑這付重擔子，那麼我們自己也只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罷了！

此外還有一種屬於無產階級的人，是非聯絡不可的。

這種人就是商店勞動者——夥計學徒們。商店勞動者，有許多人目爲商人，不去注意他們。其實這是錯的，他們也是一種勞動，他們也是被掠奪的。我們所反對的是掠奪的商人，並不是他們。在社會革命時，商店勞動者也是很重要的，我們要叫他們利用其熟手，把所有的貨物計算出來，用一個公平方法分配給無產階級。社會革命

，如果沒有商店勞動者加入，那麼佔領商店，分配貨物，一定要發生大困難的。我們爲使將來分配問題容易解決起見，現在就不可不聯絡商店勞動者，使他們也來參加社會革命。我希望商店勞動者，自己起來組織團體，做無產階級應該做的事；同時我們共產主義者，也應該極力幫助他們組織團體，促他們覺悟。

無產階級，範圍很廣，如工場勞動者，商店勞動者，交通勞動者，運輸勞動者，佃戶，農業僱工，小工，失業軍，及其他一切無產者都是。這些無產階級分子當中，

最有力量做社會革命的，就是工場勞動者；因爲他們在經濟上占最重要的位置。我們總要盡我們底能力把這些無產階級分子與兵士，學生等聯合團結起來，趁着機會，一同起來幹社會革命，把那個地方一切政治機關，生產機關

，交通機關，教育機關，販賣機關……等等都奪在我們手中，建起無產階級底最高權，拿這個最高權去完成社會革命。我們要想達到社會主義，只有這個法子，除此再沒有第二個法子了。我們底社會革命，只有『由無產階級，學生，兵士三角聯盟成的直接行動』才能成功。這三種人，各有各底作用，缺一就不能成功。

不過這樣大的計劃，實行起來，還須要細細討論的。萬一冒昧從事，遺誤大局，那真是百死莫贖！我們這里有一件最可怕的最該謹慎的事，不可不先知道。什麼事呢？就是：萬一事機不密，或者同志告密，那就見事糟了！所以我們同志，應當大家謹慎，應當互相勸勉，應當互相監督，萬萬不可做了社會革命底罪人！

六

現在我很聽見有人在支那里說：『勞工專政，勞工專政，不過造成幾個袁世凱第二罷了！』我對於說這種話的朋友，非常感謝，因爲他們首先對我們下這種警告。不過我這里所感謝的人，乃是坦白無私真爲社會的人；至於

那些無恥的政客先生們，要想這借這句話來反對我們底主張，我們却只有冷笑着道：『先生！只要你不去奔走袁世凱底門下就好了！』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要平心靜氣地細細研究，要先研究爲什麼會有袁世凱這種人出來，然後再研究袁世凱這種人能不能在勞工專政的時代發展其野心。爲什麼會有袁世凱這種人出來，我底答案如下：

我們需要怎麼樣幹社會革命

- 一，以一個抱君主主義的人，做民主主義國家底總統；
- 二，在一個民主主義的國家，沒有擁護民主主義的階級和兵士；
- 三，自從袁世凱做總統日起，一直到做皇帝日止，沒有一天不逆民主主義而行；
- 四，民主主義者，變節的變節，出亡的出亡，沒有一個握到政權。

大家想想：有了以上四種原因，袁世凱之膽敢稱帝，發展其個人野心，自然不足奇了。但我們現在再換一面來看一看；假定（一）袁世凱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二）國內有擁護民主主義的階級和兵士；（三）一天一天向着民主主

義進行；（四）一切政權，都歸民主主義者掌握；那麼縱使袁世凱抱有野心，要想專橫自利，事實上也就自然做不到了。

這樣看來，使袁世凱得以發展野心，爲所欲爲者，並不是袁世凱自身，乃是民主主義者呵。爲什麼呢？因爲民主主義者，（支那那時究竟有多少民主主義者，與我這里所說的沒有關係）沒有將政治革命弄好，就與非民主主義者妥協。與反對階級妥協，這是我們共產主義者所根本反對的；所以我們決不會有自己幹社會革命而讓人家掌握政權的事情。

我常說：假使這十年來，由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來掌握政權，中國一定要比現在好得多。可憐支那沒有許多真正的民主主義者，所以支那才糟到如此。辛亥革命，所以不能造成民主主義的國家，並不是別的原因，實在是民主主義者實力不足。然而辛亥革命，自有彼歷史上的價值；吾人斷不當因爲彼沒有成功，就根本否認彼底價值。至於造成袁世凱等專制魔王，其實乃是社會底罪惡，斷難歸咎于民主主義者，尤其不能歸咎于辛亥革命；因爲這些東西早已存在了。『越革命起壞』乃是一般反對革命的

人無常識的話。這種倒果爲因的說法，我們革命黨總萬不應該有。我們要責備從事辛亥革命的人的，只是說他們無志氣，不應該沒有將一切遺孽除盡以前，就苟且議和起來。其實這個責備還是無用的，因爲那時除了少數人

共一

以外，懂得什麼民主主義，只要有官做就是了。總之，

我所不滿意于辛亥革命的，乃因爲彼是不澈底的革命，不完全的革命，並不是因爲革命後所發生的壞現象，因爲那些現象決不是革命所帶來的。我們沒有理由因爲軍閥跋扈，就罵到辛亥革命頭上去。如果現在北京那個政府，是民主主義者所組織的政府，糟到這步田地，我們或者還可以去罵罵辛亥革命，無奈不是的呵。就算彼是民主主義者所組織的政府，也不該罵到辛亥革命頭上去；因爲辛亥革命，乃是一樁必然爆發的事情呵！我們現在的問題，

一黨

決不是過去革命好壞問題，乃是將來革命如何問題。將

來革命底方法，我想只有我上面所說的一個方法。能否實行這個方法，却完全在於人爲。我們支那人如果不是完全劣種，我想決不會到終都不能實行這個方法的。我

(20)

們決不願像辛亥革命那樣幹了一半就停不了幹，我們必須要幹到底。除非是我們共產主義者沒有實力能够奪取政

權；要是一旦奪得了政權，我想決不怕非共產主義者如何反對。我們盡我們底能力如此幹了，如果終不成功，我們自己却也可以對得起自己底良心了！

無產階級專政，在事實上，起初一定只是少數人專政，這是沒有法子的。在這種產業幼稚，教育幼稚的國家，勢必非少數人專政不可，或者應于事實的必要，竟致于有個人專政的場合。同志某君說：『我們雖主張階級專政，却不贊成個人專政。』這話自然不錯；然我以為在某種事實的必要上，如非個人專政就要危及共產主義的時候，我却極端贊成個人專政的。是否有這種事實，我不得而知；假使有的話，我是極端贊成個人專政的。我以為我們共產主義者應當有這麼一個信條，就是『爲主義犧牲一切』。我常常想：我們連生命都要犧牲，怎麼一時的個人自由都不能犧牲？主義重要，還是一時的個人自由重要？革命家尚不能犧牲一時的個人自由，還有誰能犧牲一時的個人自由？我願我們同志大家都要『爲主義犧牲一切』！

無產階級專政，最初一定要事實上的領袖，這是不能否認的。關於生產事情，非有專門家指導不可，這也議

都不能否認的。不過這種領袖，完全是能力問題，對於領袖個人決無帶權可說。只有像列寧那樣刻苦，犧牲，堅忍，溫和，誠實……的人，才有做無產階級領袖的資格。支那有些妄人，只知道列寧是勞農政府底首領，不知道列寧是怎麼樣一個人，便安然以支那列寧自命，真是可笑又可憐。我告訴你：列寧底人格，列寧底精神，只有七個大字，就是「爲主義犧牲一切」。你自己把腦後摸一摸，你能做得這七個字麼？我很佩服列寧先生，我希望大家都學列寧先生，所以我很不願大家把「人民委員長」五個字，認做列寧先生！

我們不要怎麼麼樣幹社時代，袁世凱這種人不能發展其野心這個問題了。這會里又可以與前面對比一下：

一、一定要抱共產主義的人，纔能做無產階級底領袖；

二、無產階級的國家，一定有擁護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和兵士；

三、我們一定一天一天向共產主義去做；

四、一切政權，都握在共產主義者手裏。

我們既然能夠做到上面四個條件，哪裏還怕什麼袁世凱！我現在再細說幾句：袁世凱要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他決不會做什麼皇帝夢。辛亥革命，如果民主主義者得勢，決不會舉袁世凱爲大總統。袁世凱如果沒有舊有的爪牙，決不能發展其野心。袁世凱底軍隊如果是相信民主主義的，袁世凱決不敢作皇帝。中華民國背後如有擁護民主主義的階級，袁世凱決不敢專擅自恣。總之，袁世凱之所以爲袁世凱：(一)他本是一個專制主義者；(二)他擁有私人軍隊；(三)民主主義者沒有能力與他對抗。有了這三種原因，他自然敢爲所欲爲了。

這樣看來，所謂袁世凱者，不過是舊勢力底代表罷了。如果把這種舊勢力根本剷除了，哪還有什麼袁世凱呢！我們只要問自己有沒有能力剷除這種舊勢力，不必管什麼袁世凱不袁世凱。我們沒有能力剷除這種舊勢力，自然只有任袁世凱在那里專制了！我們要明白：我們不革命，也是有袁世凱的，袁世凱不是我們革命造成的。你看：袁世凱之後有些什麼人，什麼段祺瑞，馮國璋，張勳，張作霖，曹錕，……這一些東西，是哪個造成的？我們專門向社會上去活動，難道這些東西都會自

已消滅了不成。

有人說：「我們所謂造成袁世凱第二，並不是指真正

幹社會革命的人而說的，乃是指借着社會革命底名義來實行個人攬權的野心的人而說的。」我說：朋友！你所說的這種人，是不是從現在才發生的呢？他們要實行個人攬權

的野心，有什麼名義不可以假借呢！難道我們不主張勞工專政，他們就不會假借這個名義麼？這個權一天沒有奪在我們手裏，總有一個野心家在那里攬的，我們又何必妄生差別呢？我們只要問這個權應不應當歸無產階級手裏，不必管什麼有沒有野心家在那里利用。我們只要問我們真的就是了，不必去管人家幹假的。真的成功之日，就是假的滅亡之時！

至於無產階級專政，領袖不會變節，又有下面幾種理由：

一，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領袖，都是信奉同一主義的人，大家都為主義努力，為主義犧牲；所以一旦有人背叛主義，勢必為衆所棄。

二，無產階級領袖，只有職務比別人多，並沒有關於個人的特權。

三，無產階級底領袖，並沒有一個私人軍隊，並沒有一個是他底底下人。

四，無產階級底領袖，一定是平日為無產階級所敬佩的人；那麼他底人格一定是很可靠的。

五，無產階級底領袖，一定是共產黨底老同志；他如有什麼野心，一定早已被人覺察了。

六，凡是共產主義者，一定是互相監督的。

七，無產階級底領袖，一定要以無產階級底利害為利害。

八，無產階級的國家，是築在無產階級上面的；縱使領袖變節，國家也決不會動搖。

九，無產階級底領袖與一般無產階級保有密切關係，無產階級能夠時刻監督着領袖。

十，無產階級未掌握政權以前，已經有許多無產階級分子及兵士相信共產主義；既掌握政權之後，無產階級相信共產主義的人一定一天一天地增加，共產主義也便一天一天地穩固。這個時候，決沒有一個妄人，膽敢冒犯多數人意志，而逞個人底私慾。

總之，只要使大家真正信奉共產主義，能為共產主義犧牲；即使有野心家，也無所施其技。而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也決不會做了領袖之後反而變節。照上面所說看來，無產階級專政與野心家兩個名詞，可說聯合不起。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決不怕什麼野心家！

不過話雖如此說，我們却仍舊不可不十分審慎。我

農 制 度 研 究

制 一 勞農俄國之政治組織

度 馬克思著了一部法國內亂的書，批評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巴黎的自治團，那書上有兩句說話：『勞動者單靠掌握

現成國家的政權，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做不到的』。

照馬克思這樣說，勞動者若是要自行解放，應該要求一種怎樣的國家機關呢？

法國內亂一書出版之後四年，即是一千八百七十四

年，馬克思又著了一部哥達綱領批評的書，在這部書中，

馬克思很明瞭的解釋上面的疑問。他說：『在資本主義

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中間，有一個革命的過渡期。這

們現在組織團體固要非常審慎，就是將來掌握政權也要十分留意，總要極力防止這種野心家發生才好。一切事情，都是人做的；俄羅斯同志們做得，難道我們就做不到麼？同志們！互相勉勵，互相監督，同心合力，建設共產的社會！

一九二一，五，十六。

(均)

就叫做政治上的過渡期。這個政治上的過渡期，即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獨裁政治。』

從那時起到現在，只相隔四十五年，於是這無產階級獨裁政治就成了事實，在俄國實現了。一千九百十九年三月六日萬國共產黨在莫斯科開會，提出了綱領二十二條，列寧曾經提起了下列的一個陳述。

『絕滅一切資本主義制度，就是社會主義者的目的，馬克斯是第一個人首先這樣主張的。此種目的若不實現，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平民主義。但是這個目的，只有依賴勞農會制度，（換句話說，就是無產階級的平民主義）方

能達到。爲什麼呢？因爲勞農會制度，是使勞動者羣衆的組織，繼續的而且絕對的參與國家行政，以前一切資本主義制度，都可以因此消滅於無形」。

由列寧說起來，唯有勞農制度與馬克斯在四五十年前所豫想的無產階級國家的政治組織相當。所以他說：

「巴黎自治團，已經向着這個方向，踏進了歷史的第一步；勞農制度，踏進了第二步」。

列孟特洛賓斯說，多數主義就是：'All Power to the soviets'，（一切權力都歸勞農會）五個字，成就了革命的。

但是勞農會，也不是專在獲取政權的機關，實是代表舊政治組織的新政治組織。這就是應用馬克斯『勞動階級單靠掌握現成國家機關不能達到自己階級的目的』的話，造出來無產階級國家特有的政治組織一個新標型。

所以勞農制度的研究，就是俄國現在政治組織的研究，又可說是馬克斯以來成爲懸案的歷史的問題的解釋。

二 勞農制度思想的起原

(88) 列寧曾經對着美國紅十字代表者洛賓斯大佐說：『我們的制度，會要破壞你們的制度。爲什麼呢？因爲我們

的制度，是認定現社會生活根抵的社會的管理』。勞農主義既是一個制度，是一個組織。那麼，這個制度的特質又是什麼呢？列寧接着又說：

「我們的制度，就是把現時真正的方法作經濟力，所以今日社會的管理，就是經濟的管理。但是這種機關，是怎樣組織的呢？譬如由巴克地方派造出來列席全國勞農會的是誰呢？那麼，我們知道的，巴克是產石油的地方。巴克是產石油的巴克。所以巴克的代表者應該由從事石油業的人選舉，應該由一些從事石油專業的勞動者選舉的」。

勞農制度的特質是對於依據選舉區而選舉的依據產業而選舉的一樣。依列寧說，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政治，換句話說，就是對於資本階級平民主義的無產階級獨裁政治。就兩者的特質說，資本階級平民主義，隱却階級對立的事實，以地方的代表爲基礎；無產階級平民主義，根據階級對立的事實，以產業的單位所舉的代表做基礎的。

把產業的代表代替地方的代表而組織的制度，是勞農制度的根本思想；但是這種思想，也不一定是俄國革命產生出來的。美國有名社會主義者德列翁在俄國勞農制度

未發生以前，曾經主張過用產業的代表，代替地方的代表。列寧在某社會主義雜誌上，曾經把自己的思想和德列翁的思想比較批評，很佩服德列翁的先見。後來，他曾經引用德列翁書中一句話，作為共產黨的綱領。

但是產業的代表思想，可以回想到湯文時代的。

一千八百三十年前後，是英國的工會運動最盛的時代，湯文結合五十萬的勞動者，組織全國大聯合的工會。

這時候在湯文之下有名叫斯密司的人，在湯文派的機關雜誌危機之上，提出一個議案，主張廢止下議院，代以職業議會，把各種職業作為選舉單位，各設職業的代表委員會。可惜不久全國大聯合的工會凋落了。『當年的斯密司，變成牧師節姆司坎里西和斯密司發行家庭新報，思想完全改變了。他的關於新組織形態的偶然的議論，埋沒在雜誌之中，不復留意了。』這是波司喀特說的。

這種無產階級的組織，曾經出現兩次。依波司喀特

說，『雖然是偶然的事實，但是到現在並不是紙上空談，已經成了事實了。』這就是在一八四八年的二月，在巴黎演出來了。

這時候共和政治，已經布告，市街上唱起馬爾塞革命歌，洛斯查爾男爵曾在稠人廣眾之中擁抱過一

個勞動者。紳士階級民主主義的臨時政府，也不能安然無事，政府都內，已經有了兩個社會主義者了。內中有一人是全歐洲抱有實際的綱領的唯一一人，即是路易布朗。

當時布朗在勞動階級中最有名望。『他每次開口能够使那些溫和派戰慄，他若是願意的話，他很可以使巴黎民眾，用暴力達到目的。』所以那些溫和派的人，想使布朗不干與政局，特意給他全權，使他組織特別委員會，從事勞動組織。結局他組織了盧森堡委員會，這委員會由各種工場各種職業選舉而成；其下更設有小委員會，代表各種的職業。『由產業來代表巴黎無產階級這個委員會，納布朗的社會主義的思想，不特熱心支持，而且國民議會選舉中，也準備了赤色的候選人；當時常常發生的同盟罷工代表勞動者方面；又在某種職業中，這委員會已經強制的實行八小時工作，和制定最低工銀的條件。』所以後來蒲魯東也照樣的在全法蘭西都布，提議了這種的組織。

國民議會於是開會，反動的勢力就充滿起來了。於是七月間發生了社會主義者的革命運動，盧森堡委員，立即加入了，指導這種運動；可是經過三日苦戰之後，革命運動失敗，委員會也消滅了。『馬克斯以及別的人，雖然

沒有留心這種革命的議會的重要，可是最初的勞農議會的方式，已經在這時候發生出來，不過為時不久復歸消滅罷了。」

所以照上面所述的看起來，從那時候起隔了六十年，這種思想，已經表現過三次，於是聖彼得堡的革命運動，就採取真的勞農議會形式顯現出來了。

「一九〇五年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雖然沒有成功，可是當時的聖彼得堡的人民，因為舉行總同盟罷工，組織了罷工委員會。總同盟罷工的結果，就使得那立憲豫約的「十月宣言」。這些罷工的人員，事實上多是彼得格勒的罷工者——中產階級的分也有些在內的代表。但是這個委員因為有些農民代表加在其內，所以隨着革命的進行，只盡了罷工委員會的職務，却失掉了勞農議會的特徵。因此這個傾向，在未充分發展以前就被暴力掃蕩了。」

代表勞動階級的委員會，像今天這樣採取含有組織無產階級國家的意義的勞農議會名稱，以這一次為始。一九零五年聖彼得堡的勞農議會，雖然有人說是由那社會民主黨中的少數黨組成的，但是正確的說起來，勞農議會，還是從那時候革命形勢的當中，自然發生出來的一種勞動

階級的組織。這也不是當時聖彼得堡的勞動者如此，就是全國的勞動階級在階級鬥爭形勢達到一定階級時，自然要發生同一的制度。列寧對蘭松說：「我最初以為勞農會制度是俄國獨有的東西，現在我纔知道到處都有這種革命機關，不過名稱上有種種不同罷了」。現在英國勞動者在工場委員會的名稱之下，和勞農制度相同的組織，自然的發達起來了。

但是彼得格勒先年勞農會的組織，很依賴少數黨的助力，這確是事實。就是基諾維夫也說：「一九零五年的彼得格勒勞農會是少數黨所組織的。然而少數黨並不覺得這種勞農會在將來能夠成為無產階級國家的組織的。在當時，列寧對於勞農會的觀察究竟怎樣，這也是有趣的資料。關於這一點基諾維夫曾經在列寧一生及其事業一書內，有下面一段說話。

「一九零五年的時候，列寧不過看見過勞農會一兩次，但是我很相信他從巴爾哥尼坐位的高地方，看到最初勞動者會議的時候，勞農國家的觀念，必定已經印到他的腦筋裏去了。或者他當時已經豫先看到了勞農國家，曉得這種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國家的原型，必定有一天能夠成

爲這一國的唯一權力的。

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列寧已經說過；勞農會並不是今日出現明日消滅的暫時組織；也不是和工會相似的那種日常普通的組織；這個實在是在高國無產階級歷史之上，在全人類歷史之上能够開闢一個新生面的。」

勞一 三 勞農會之發達

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的時候，勞農會在俄國再現了。

布拉斯說明這些勞農會怎樣在革命風潮內發生的原因，曾經有下面一段說話。

俄國勞動者的生活是歐洲所沒有的悲慘窮乏的生活。

他們在營養不足的狀態中做長時間的工作，而且工場之中布滿了刑事包探。農民的運命也是一樣。俄國有半部

研分最好的土地，歸大地主和寺院，和皇室所有。他們耕

種這些土地，也和農奴一樣。所得的收穫充俄皇的軍費

，輸送到外國去，他們差不多都爲饑餓所逼迫的。自從

經過三年的戰爭以後俄皇讓了位，警察被勞動者拘禁在彼得格勒去了，哥薩克加入民衆的方面了，這時候的光景也可想像得出來。

「這時候洪水完全汎濫了。全國到處都是兵士集會

，勞動者集會於工場，農民集會於「可姆」建的周圍。個個人都說一樣的話！我們以後怎樣做？從巴爾七克地方到太平洋，從北極地帶到土耳其的阿亞西斯，這些地方非公式的自由集會，非常之多。這些事都是由那種脫離羸朽的舊社會形態的羈絆而流露出來的自由精神表現出來的。他們最初還是漠然的不甚明瞭，後來不久就探明瞭的辦法，曉得建設社會新組織的粗雜的機關了。這就是勞農制度的萌芽。新社會組織，第一要緊的事，就是新規律。所謂勞農會的勞動者兵卒農民非公式的集會，就是担当這種任務。彼得格勒的衛戍兵，在三月革命第二回以後，下了布告，說以後沒有勞農會副署的命令，一概沒有服從的義務。……這時候工場中勞動者也開會選舉委員了。委員會規定工錢以生活費爲標準，他們又檢查了工場主的賬簿，調查了戰時利得的多少。

一九一七年夏天，哥爾尼夫作亂，這時候勞農會的實力，纔開始顯現出來。

兵卒委員會，把他們的同黨，配布在電信隊和鐵路上，把反革命派的通信，一概停止，把該會的通信訓令，傳佈全國。這時候反革命派雖然消滅了，可是戰爭還沒有

消滅的。於是俄國人民心理，就發出和平國際的團結精神出來了。這種精神就成爲無秩序無政府的狀態表現而出，這時候，多數派若不率先順應這種傾向努力運動，恐怕別的團體，也要起來幹的了。所以多數派就首先起來指導這種運動，引向有秩序的途徑。他們相信以戰爭爲利益的階級之間沒有真平和。所以他們反對那妨害平和的階級。於是革命的當初由非公式組成的兵卒委員會，依他們的要求便這種愛平和的衝動，成了合理的要求，在外面表現出來了。

共一

勞動者的委員會，也有同樣的任務。一九一七年的

夏間，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勞動者，依工場委員會之力，努力改善；但是他們每逢要管理僱主的行動的時候，就遭着勞動者的同盟罷工，而且有時遇着自衛軍的反抗。一時又現出混亂狀態，各勞動團體，互相爭取缺乏的原料。於是這種勞動委員會，差不多變成替會員掠奪的委員會了。這時候，多數派於是起來了。十月革命以後，多數派得了政權，就使所有的勞動者委員會都得到政治上經濟上的權力，把沒有組織的一切勞動者，都調動起來了。

農民的方面，也是一樣。一九一七年的夏天，地主

對於農民土地委員會，也行了一個反抗運動。農民中爲首的人，都被投入獄，或遭慘殺，農民也有掠奪地主的家宅圖報復的。十月革命革命的時候，地方已經陷在無政府的狀態。多數派掌握政權之後，立刻承認三月間各地農村所組織的非公式委員會爲合法的權力，有沒收地主的土地爲全社會謀利益的權利。

農民之中又分富裕者和貧農，互相爭奪大地主的土地，而農村中組織的農民委員會，又是貧農階級的武器。於是在沒有秩序的反逆的土壤中播成的種子，發出芽來，就在有秩序有規律的空氣中長成了。

照上述所述的看起來，勞農會是從階級鬥爭中自然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的組織，也不一定是按照多數派的理論組織的，也不是多數派親自組成的。而且在十一月革命的時候，社會革命黨和少數派在勞農會的勢力比多數派還要大。但是能够豫先看透勞農會歷史的意義的，還是多數派。社會革命黨和少數派，單把勞農會看做是勞動者農民擁護經濟上利益的『日常普通組織』，而多數派却能够在混亂狀態內自然產生出來的勞動者組織之中看出無產階級國家的組織大呼『一切政權都歸勞農會』的標語。所以

(38)

勞農會的起原和發達，和多數派的理論並無關係，但是成了無產階級國家組織的勞農會，就和多數派很有關係了。

所以波司克特所指摘的事實看起來，勞農會失敗了多數也要失敗的。假若社會革命黨的左派，起來代替多數派掌握勞農會的政權，他們的政策，恐怕也要踏襲多數派已定的政策。譬如一九一七年七月間，有人造謠言，說多數

農派某分子是德探，某工場的人，公然把這個人解職，另選

少數的人物繼任，但是後來查明清楚之後，還是選用多數派的人。照這樣看來，以後的勞農會中多數派的勢力，

有時減小也料不定，但是無論那一派起來執政，總不能變更多數派已定的政策的。所以就這種地方說，在理論上勞農制的制度，就是多數派的制度。

四 勞農會之組織

一 究

勞農會是指俄國現在的政治組織說的，但是 *Сельских* 的語義，本來和英語 *Committee* (委員會或評議會) 相當。簡明的說起來，勞農會就是勞動者農民兵士的代表委員會。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各村落各都市之中，都

有勞動者農民兵士選出的代表的勞農會。大都會之中又分區，區設勞農會。在起初的時候有許多地方，有勞動者的委員會和兵士的委員會並存的，三月革命以後，兩種聯和會，就聯合起來，組織聯合委員會，到了現在，都併在一起了。但是特殊的地方，勞動者和兵士，也有分別集會的。

農村中農民委員會，至十一月革命之後，纔和勞動者與兵士的委員會相融合的。

各地方勞農會的代表者，集合起來，即是全俄勞農大會；全俄勞農大會，代表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最高權力。勞農大會，選舉全俄勞農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又選舉專任執行委員，組織人民委員評議會。人民委員評議會和別國的政府相似，列寧現在做的就是這人民委員評議會的議長。

以上是勞農會組織的大綱，但是除了各地方的勞農會和全俄勞農大會之外，還有兩種地方的大會。其一，即是介在地方勞農會和全俄勞農大會中間的組織；其二，屬於別的系统組織。

(未完)

紅寶石

美國勞動共產黨印行
天柱譯

共一

產

一黨

(39)

小叙 吉樂氏平治門 Benjamin Gilow 他是勞動界董

事會底會員，勞動共產黨底黨員，又係勞動聲報

Office of Labor 底同事，爲了左黨宣言書 Left Wing An-

ti-fascist 底佈告，宣佈第三萬國勞動黨底宗旨，得罪了

美國政府，故做了美洲合衆國，第一個犯罪底共產黨

。他經了那些陪審員 Jury 認爲有罪，並由審判官

越克斯 Judge Weeks 判定五年以上至十年底監禁罪名

，並罰作苦工，在新新 Sing Sing 獄內執行。

當審判時，吉樂對了那些陪審員底辯論，真是實在可

寶貴，真是實在一篇大紅色底文章，好像一塊大紅寶

石，放在大紅色底寶箱中。底他對了那班資本主義

Capitalism 底機械裁判官，真是威風凜凜，這種底樣子

，只有明白共產主義，Communism 和受了共產主義

感化底人，纔能夠到這種地步，凡世界上，有資本主

義所在底地方，和共產主義輪流底地方，對了他所說

底話，是沒有一個人不懂底。雖是審判官屢次把他說

底話來打斷。但是吉樂說底話，仍是滔滔不絕底。

這本小冊子，也把那法庭上審判官，多謝那些陪審員

，認定吉樂爲有罪底話，也記在上頭，因爲那些陪審

員，是裝滿了一肚子底美國人主義，Americanism 達羅

氏克拉林斯 Clarence Darrow 律師底辯論，也登了一

點，並且還抄錄一段美國解放月報 The Liberator 主筆

，季臥凡尼希氏阿杜羅 Arthur Giovannini 對於此案底

評論。

吉樂對陪審員，所說底話，及法庭上問答底話照錄於

下。

吉樂 我印行了一種底文件，就是大家曉得底左黨宣

言和計畫書，在一種大家知道，名叫革命時代 Revolutiona-

ry Age 底報紙上，因爲這件事，就受了控告。控告底理

由，因爲拿了那種文件，以爲就是鼓吹用強暴，激烈和不

正當底方法，來推翻政府。要講到左黨宣言書底這種文

件，在今日底時勢上，經濟上和全世界歷史大事記上，已

(40)

成了一種廣大公同底研究，這種文件，是根據他們最初發明社會主義 Socialism 底宗旨。這個文件上，第一件底事情，就是對於近時代時事變化底光中，要大大底發展他們底宗旨。那個文件上，開始就說明，世界到了今日，已在危急萬分底時候，資本主義，是已到了崩潰失敗底末日。那個文件上，也明明說到這次底大戰，並且表示出來，這一次底大戰，是擔任底甚麼事情，並且也有極

完美底說明，論到社會黨底行動。那個宣言上，告訴你們社會黨底行動，是各有各底部份，並有各種底黨派；凡是一個黨派，是認定了一個宗旨，這許多各黨派底宗旨，

在世界大戰開始底時候，竟澆清了，變成一色。社會黨總是常常主張，要把資本主義，變成社會主義，纔是一個根本上底變更，這就是我們在社會上，要有一個十分完全底組織，這種底變更，並不是一個革新底問題，這種資本家制度底社會，總須要完全變更，把這種底制度去掉了，

要根據新訂底法律，新樣底倫理，新式底政府，去組織一新制度底社會。爲了這個原故，社會黨底哲學，就常常變成爲革命底哲學，凡是無論那一個人，傾向了社會黨底計畫，和社會黨底哲學，人家就要常常把他當作一個革命

黨，我底眼睛裏頭，看到今日底社會，也是一樣底主張，我就是也是一個革命黨了。我想完全要從根本上——

「吉樂底話，沒有說完，法庭上就把他底話來打斷」
法庭裁判官 吉樂先生，你在這個法庭上，是不許你說出你自己底意見怎樣，你自己是甚麼樣底人，或者你所想底是些甚麼事情。你必須限制你自己底辯論界限，是要根據本案底案情來說話。

吉樂 堂上既是這樣底說法，那我不從我本人身上來辯駁。社會黨底主張，是堅決不易底，革命時代報上，所印底宣言書底主張，是照現在資本主義底已經發展底情形，來討論發難底，因爲資本主義，總是不能消滅反面底抵抗，這種抵抗，就是發生資本主義底政治團體。甚麼叫作資本主義呢？資本主義，就是社會上一種底制度，用生產和支配底兩種方法，歸到幾個私人底手中，來謀他們幾個人底私利。你拿美洲合衆國來做榜樣，你拿大實業底機械來考察，你拿那些土地，銀行，鐵路來研究，你拿所有出產品底工廠來調查，你拿一切運輸支配底方法來討論，你立刻就查出所有以上一切底事業，都是被幾個私人或公司所獨有，或者就是受私人財政上底規定，因有

了獨有和規定底制度，就產出許多私人獨佔底利益。宣言底主張，是說凡我們一切底事業布置，完全依靠做工人勞動底權力。工廠礦山，土地，以及各種出產底方法，有了勞動底權力，就可以把以上底事業出產，做出價值來，並且替那些辦事業底主人翁管理人，預備了許多底利益。所以勞動底權力，乃是無論甚麼事業中，為第一件最要緊底事，所以我說我們一切底事業布置，完全依靠做工人勞動底權力。要是沒有這個權力，社會又如何可以存在。輪子又怎麼樣會轉動。價值又從甚麼地方產出來。這個不是很容易辯白底。

產

假若大資本家，洛克非洛氏約翰台維生，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把他所有底財產，所有底金子，所有銀行中底擔保品，所有他底貯蓄，所有他底股票，完全裝到南非洲，沙哈拉 Sahara 底大沙漠中去，把他所有底擔保品，和幾千萬兆的金元，堆起來同天那麼樣高，他自己也住在那里。你想他所有的一切財產，還會有甚麼價值嗎？你想他的金子，還會值錢嗎？你想他自己，還會有這種樣的好日子過嗎？儘直說是，可算一點一滴的價值都沒有。他在哪里，一點水都沒有的喝，一點點吃的東西都沒有，請問洛克非洛就能够站在那里，看他

(41)

像山樣大的許多金山嗎？看他的金山，高聳到天一樣的高嗎？但是你帶了一羣做工的人，無論揀世界上甚麼地方的人，只要你領到一個地方，告訴他們，要勤勤懇懇的去謀生，將來的結果是怎麼樣呢？將來的收成是怎麼樣呢？你不是都可以算得出來的嗎？你不是都可以看得清楚的嗎？因為做工的人，一旦做了他的生活，就用他們勞動的權力，尋覓天然的富源去工作，憑了他們勞動的權力，憑了他們開創的才能，造成一個將來的社會，這個社會，就是各種階級的工人，都可以享受舒服歡樂的日子。我們人類的社會，一切新奇的事業，高尚的文明，那一件不是做工的人，憑了他們開創的才能，用了他們腦經和筋骨的權力，做成這許多的結果，我們的資格，和工人的資格，是一點沒有絲毫的分別。

資本主義，到了今天，反把勞動家開創的權力，為個人的利益，並有許多國家，把資本主義當作國家的觀念。出產的經營，到了極顯明的程度，積蓄的財產，成為自古以來所未有。美國，英國，德國，都是世界上資本家制度的國家，因有機器的加增，新發明的層出不窮，實業上的科學管理，都因有了我們許多的工人，替他們積

積

善了無邊無際的財富，但是在反面看來，覺得那方面積蓄了無邊無際的財富，而工人方面，到是一天一天的窮苦起來，一日一日的退化下去了。你念了英美德法四國裏面

底國務院報告，並研究你們所組織救濟工人的慈善事業，

紅一 你就可以看見那一方面的財富，是澎漲得無可計算，聚積的金元，是不知道有幾千百萬兆個，但是這一方面的窮苦

和退化，和財富金元也是一樣的澎漲起來。於是我們查

考出來，這種資本主義，是只管聚積財富，只管想運用他的財富，不使有片刻的停留。所以把資本所得來的財富

資，再轉成資本，拿這種資本，放在未曾開辟的地方，他們

的用意，以為不是如此，不能夠得更多的財富。我們又

發覺所有資本家的國家，他有資本家的方法，去生產他的貨物，販賣他的貨物，搜括他的資本，聚斂他的資本，常

常同饑餓虎一樣，去尋覓他的商場，因為有了新的地方

一石 去開拓，就可以逞他們的慾心，把資本加了又加，添了又

添，財富就十倍百倍千倍的翻回來。但是我們查出來，

這個世界上，無論如何總是一個球，所有球面上的地方，

是數得出來的，我們以後又查出來，就是那些國家，也查

我們出的世界，是很小很狹的，他們就變成同別的國裏衝

突起來。衝突的結果，是怎麼樣呢？這個結果，就是到

了外交上的關係，不能消滅實際上的形勢，到了那個時

候，大戰就爆發開來，到了大戰爆發的時候，就把那些無

知偏見，誤解愛國的人，送到戰場上去玩把戲，又製造了

許多的假輿論，賺得天搖地動樣的一般，要哀求茫茫的羣

衆，相信這一次的戰爭，是爲了某某一種的界限，某某一

種的主義，去犧牲的。德國和英國，同在世界商場上競

爭。各人都要想把世界商場佔爲己有。英國的土地，

在世界上是第一，比人家幾個國合起來還要大，德國專是

經營他的實業，他的發展程度，已到了全世界上都有他的

便易貨物。所以德國決意要侵入東方，他就要開始，修

築一條鐵路，通到東方土耳其國，米沙波太米亞 Mesopotamia

境內的巴格達 Bagdad 地方於是皇族的英國漸漸覺得

這條鐵路，要是成了功，就是德國的商業，發展到東方的方法。——

「吉樂的話來說完，法庭上又把他的話來打斷。」

法庭裁判官，我是不願意把你說的話來打斷，但是

你所說的事件，是沒有證據，可以証明的，你現在所說的

這事情，宣言書內，是沒有的，又說到了案外去了。

吉樂 請法庭上，對了那個宣言書，須注意看一看，那個宣言書上，是說到皇帝式的戰爭，所以我說的，就是皇帝主義的變相。

法庭裁判官 那個宣言書上，是沒有說到事實。單說到擁護。你是故意的說到事實上去了。

吉樂 那就違示不談，於是資本家的國家，就在許多別的國內，處分他們多餘的資本，就弄出歐洲的大戰來，這次歐洲的大戰，正是合着世界上的趨勢，明明白白表示資本主義的失敗。我們看見的是些甚麼事呢？我們是看見了幾百萬幾百萬的工人，多是面對面，殺死在戰場上。一直打了四年零六個月的仗，纔把一個和局做成功。從前我們大家，都是明明白白總說這次的戰爭，是爲了德讓克拉克西式的民主主義戰的，等到和局告成功，和約簽了字

黨，那個時候，我們查出來，所有的國家，都是裝了一肚子開拓疆土的邪氣，霸佔礦山礦產特權的慾念，想膨脹他們的疆土管理權，所以我們沒後查出，從前爲了德讓克拉克西式民主主義而戰的這句問題——

(43) 「吉樂還有『是假的』三個字，沒有說出來，就被法庭上，把他的話打斷」

法庭裁判官，我現在又要一定打斷你的話，因爲你所說的，是實際上的事實，不是本法庭的事實，所以一切所說的事實，在道理上，本法庭是一點都不能相信的。吉樂 請法庭上注意，那個宣言書上，是寫得極清楚

的。法庭裁判官，宣言書上是寫着的。你可以用宣言書的話來說，除了宣言書的話以外，你不能說別的。

達羅 貴法庭的裁判官。他是有權可以解釋宣言書的意思。

法庭裁判官，不然。達羅先生。他是無權可以解釋宣言書的意思，因爲他是不容有辯駁的地位。

達羅 我再要特別請求法庭注意，說明不准有辯駁的地位這句話，倘若他是不能解釋宣言書的意思——

「達羅律師話未說完，法庭即打斷他的話」法庭裁判官，不行。不行。他是不准解釋宣言書的意

思的。達羅 既是不准他解釋宣言書的意思，那他除了讀一

遍那個宣言書之外，是甚麼話都不能說了。法庭裁判官，他是不准解釋宣言書的意思；因爲他

是不准有辯駁的地位。

達羅 我本人的意見，是不能承認法庭上這種話，並這種樣的裁判。

吉樂 宣言書上，是說得極清楚的，這次的大戰，是爲了皇帝主義去戰的，這次的和約，是爲了皇帝主義去訂的，這次的戰事，工人是一點的利益，都沒有得着。你

也可以讀一讀宣言書：描摹描摹內中的意思，那個宣言書，是贊助一種新式的政府，這種式樣的政府，就是大家知道的無產階級的獨裁判，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這種極堅固穩妥的無產階級獨裁判，是此番俄羅斯國，大革命後所得的結果，俄羅斯的工人，做成這種式樣的政府，因爲同他們的意思是相合的。那個宣言書，再可以告訴

你，世界上所有資本家式的政府，都要進行同俄羅斯的工人開戰，要想試試看推翻他們這種特別式樣的政府。現在俄羅斯的工人，建築一種式樣的政府，就是大家知道的，無產階級的獨裁判，這種的制度，是根據委員管理法。

或者有人告訴你，這種無產階級獨裁判，不是一個德謨克拉西民主主義式的政府。要曉得無產階級獨裁判，是新式的組織。是根據實業界中的工人，舉實業上的代表。

今日你們所有的政府，空叫做一個德謨克拉西式的民主主義，是根據人民所住地段上的區別。在蘇維埃 Soviet 形式政府之下，在無產階級獨裁判的制度之下，就變更了你們的根據。你所有底政府，形式上是根據，實業界的代表，凡是在鋼鐵實業界中活動的，就把他當作鋼鐵實業內的鋼鐵工人，選舉這種人，就算他們的代表，到政府的委員會裏去。有人在靴鞋實業界中活動的，把他當作靴鞋實業內的靴鞋工人，選舉這種人當他的代表，到政府委員會中。但是公開的政府，所有高級的委員，盡是工人階級代表，爲甚麼必定要工人階級爲代表，因爲工人，是從實業的出產，營謀他的生計。他們知道他自己本身一種專門特別的實業，所以社會黨式的政府，是一種政府，爲人民的利益，專注重人生日用必需的產品和支配。這種政府，必須從實業上的公佈，知道人生必需的出產是少，並知道多少底出產，是工人生活，工人養恤的必需，社會主義，是認定實業中，若不改建德謨克拉西式民主主義的管理法，工人們是不會有自由和解放的一日。工廠外不做工的工人，是准他們有選舉權。假若他們久在鄉裏住，或久在城裏住，他們就有這種的權利，一年一次，

或每兩年一次，或隔四年一次，去替政府選舉各種的行政員。但是他在做工的工廠裏頭，這些工人就一點德謨克拉斯式的管理都沒有。在工廠裏做工的工人，太陽一出就進廠，太陽落山纔出廠，終年都是一樣的。工廠方面對於工人，比甚麼外交上的形勢還要重要，因為他朝夕的生命，也全是依賴工人的做工。所以早晚要打算，假若工人得的工資太刻苦，那是怎麼樣呢？工人當然要有悲慘的現狀發生，假若工人得的工資是優美，那又怎麼樣呢？他們當然實際上要好一點。工人到工廠裏，向管廠先生要

產事做，工廠的主人，就把僱工的條件，擺在他面前。所以做工人的權利，僅僅是有一個，是甚麼呢？就是接受他的條件，或是拒絕他的條件。若是一旦到了工廠裏去做工，就要服從工廠裏的廠規，這種廠規，幾乎要工人一點聲音都沒有。他們一定要遵照工廠裏規定的鐘點做工。工人自己要想決定多少鐘點的工，是一句話都不准說的。

(45) 今日實業界中的工人，對於他們生命的事務，是沒有德謨克拉斯式民主主義的管理，所以社會黨的主張，要把這件事，當爲工人階級的責任，去組織實業界中有實力的德謨克拉斯式民主主義的管理。我們現在看見俄羅斯國內，

我們是行無產階級的獨裁制，把實業界中的德謨克拉斯式民主主義的管理法，是做倒實行了。你們工廠裏的工人，須經了工廠舉定的董事，去決定……

「法庭裁判官，不要吉樂說下去，所以又來止住他」
法庭財判官，停一刻。照你所說的話，是沒有據的。

吉樂，倘若法庭准可，我就來解釋——

「法庭裁判官，不等吉樂說出來，即忙止住他。」

法庭裁判官，毋須解釋，毋須解釋，你是要想說俄羅斯國內的情形，論到俄羅斯國內的情形，是沒有證據的。

吉樂 但是宣言書上，是提及俄羅斯國內的情形，並且說明白，怎麼樣纔是無產階級獨裁制。

法庭裁判官，你歡喜照宣言書上那種句子說，你就說。但是那邊事情的真假，這個法庭上，是沒有機會可分辨的，因爲那邊的事情，是沒有證據的。

達羅 貴法官，他是有權，可以講到歷史上的事實。法庭裁判官，照他所說俄羅斯國內的情形，豈能算歷史上的事實。

達羅 我們是要當他為歷史上的事實。他是當為歷史上的事實。

法庭裁判官，他可以隨便他的意思，把無論甚麼事情，都可以當作歷史上的事實。你就不想到要與案情相反嗎？豈有地方上的律師，憑他一番擺擺統統的話，就注意他假造的俄羅斯國內情形的說明。憑着這種說明，而地方上的律師就相信他。這是正當的嗎？當然一定是不對的。

達羅 貴法官，人人看了歷史，各人多少總有他們自己寶己的心得。

法庭裁判官，人人看的都是新聞紙，新聞紙那是歷史。史吓。

達羅 新聞紙正是時事的歷史。

法庭裁判官，你把新聞紙，當作時事的歷史，我是不能同意的。

達羅 但是全世界的人民，早已知道俄羅斯國內的那些事情。

法庭裁判官，我不同你討論那些事。我是不准這一個說話的人，再接續說明那個俄羅斯國內的情形，或組織

的方法，那些事情，對於本案，是沒有證據的。按事實上，凡是宣言書上有的話，有的事，他是可以說的。

達羅 本律師，對於這種的說法，是不能承認的。

吉樂 是了。這次我將我的供詞來說完，用簡單說明。

「法庭上，不等吉樂說完，即忙又插嘴止住他。」

法庭裁判官，我知道貴律師底目的，是不滿意法庭上干涉被告的供詞。

達羅 正是。貴法官，本律師是不能承認法庭這種樣底裁判。

吉樂 社會黨左黨的宣言書，是社會主義革命宗旨的說明。這個宗旨，是發起社會主義，務必推翻資本家的政府，推翻後必建設一新式政府，就是大眾知道，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倘若我不能表明歷史上的事實，我就要表明照左黨的宣言書，定下的根本宗旨，建設社會主義，是有怎樣重大的關係。倘若我不能說明事實，我是要到到一個國內，照左黨定下的根本宗旨，成功現在的情形。

「吉樂的話尚未了，法庭又把他的話來打斷」

法庭裁判官，法庭上，一定再來干涉你。法庭上早已警告被告，凡他當爲事實的事，是不准說明的，並且對了被告，既有這種警告的話，被告就不應用直接的言語，繞灣的方法，來譏諷本法庭的主權。凡是你倘以爲事屬可行，你想將來怎麼樣做，或者你倘以爲事必可行，你要決定怎麼樣做的那些話，都要一律禁止不准說。你有話，再說吓。

吉樂 是吓，陪審的諸位先生，我的愚見，想你們念了社會黨左黨宣言書的時候，你們就要明白宣言書所包羅的根本宗旨是甚麼。我要你們明白，我是崇拜這個宗旨，所以我贊助這個宗旨，因爲我要贊助這個宗旨，所以我登載這篇宣言書的文章。我一世的生命已經犧牲在這個運動之中。沒有甚麼監獄，可以改變我這種高尚的心理。我是不求甚麼寬宥的。我承認我是個人單獨的行動，我的心理，是完完全全，一點的錯處都沒有，倘我要把贊助的事情，丟掉不做，我就是自欺自騙了。你們對我怎麼樣的判決，我是不理會你們的，我的主張，對於左黨宣言書和辦法的宗旨，一切都以爲是極對的，資本主義已處在崩潰失敗的地位，這種資本主義，已經拿工人，擺

弄到說不出來的艱難困苦，照今日幾千萬人幾千萬人受着的欺凌慘酷的形状講起來。他們雖是明明白白的，甚在廢虛設的德謨克拉西式民主共和的國內，實實在在都監在牢獄之中，並且沒有——

「吉樂說到此處，又被法庭慌忙止住」

法庭裁判官，被告這種的說明，還是不准說的。

你說人人都在牢獄之中，和人人受欺凌慘酷的待遇，在本法庭上的面前，是一點證據沒有。你再說吓。

吉樂 衆位陪審官，我所有問你們一切的話，就是要你們把宣言書上的話來揣摩，認明白這個宣言書，是擔負社會中的新改造，政府中的新建設，今日的社會黨，深信社會中要有一個新改造，政府中要有一個新建設的必要，所以竭盡他們的能力，猛向這個方面前進。

達羅律師爲吉樂案，向陪審員的辯護詞。

達羅 我常常疑惑，無論甚麼政府，總要做一兩件違法的事，我又疑惑，無論甚麼革舊建新的大革命，要沒有強迫和激烈的手段爲後盾，總是做不成功的。現在已經有許多大革命政府在那些政府，我不願把那些政府來大大的研究，但是我對了那些政府，總是有些疑團莫釋的意思。

(48)

我這種話，你們因為有些人要受害，要說我不應擁護改革的事嗎？爲甚麼呢，諸位陪審員呀，倘若這個法律，百年前就訂下來，並且嚴密實行到今日，那現在的諸君，都是要穴居野處了。因為諸君今日所得的文明，乃是經歷無數的革命，造就出來的，全世界的歷史，都說繼續不斷的革命。所有世界上的國家，都是從革命上來的。這種

紅一

進步，是無從禁止的，因為有些人，以爲革命是一件正大光明應該做的事。你造高屋，不能說沒有人跌死。你築鐵路，不能說沒有人軋死。我所講的呢，是按着那些實遇着的事實講的。法律家或者也要說，不錯，那些所做的事，都是合乎法律的。所以我講的，都是按着那些遇着的事實講的。這種革命的理想，並非是一件希罕可怕的事情，是不是呢？你們對於這種的理想，不是習慣的嗎？根據這個法律，我有權可說，若以爲是一個國家的社會，那就弄錯了。要說有人亦滿意這種國家的社會，我却不敢相信他的話是真的。或者他是不懂怎樣去改變這種社會，亦未可知。改變後或者我們還不如今日，那也是未可知的事，試問對於社會改良，是沒有人含一滴這種理想主義的血嗎？我可以斷言是沒有一個人沒有的。

這種國家的社會，不流血，是不能得猛烈的改革。倘若照我以上的說法，是可以當我爲有罪嗎？是可以當我爲不擁護改革的意思嗎？那擁護改革的意思是有，罪是一點都沒有的。我是不能聚積一羣人，同他們說，『去把國家的首都，佔領下來，』倘若我是處於那種的地位，誠然是很好，但是我現在，不是處於那種的地位倘若當日喬治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美國第一任總統) 不能得勝，當然他是早已被人絞死了。人才出衆的人，被人家絞死的很多。並且極惡的人，掌管這種殺人的事。這種惡人，是極多極多，一個時候就不曉得有許多的惡人。我不必對着他們請求說『現在須趁着這個時候，大家聚起來，攻擊亞爾貝納 Alton 的首都，把那些社會黨和無政府黨，一齊驅逐出去』我感嘆是不能去攻擊的，但是我只能說，把那些人都應該驅逐干淨，將來的一日，或遇着別的時候，這種事難免不會有的，到了他們實行的時候，要想進亞爾貝納的人，就要攻擊在亞爾貝納裏邊的人，被驅逐的人，就要攻擊進來的人。

(未完)

